

# 清水孀回家



陳若曦 著

馬 森 主 編

現當代名家作品精選

# 清水婶回家

陈若曦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OO.com.cn](http://www.BOOKOO.com.cn) 和/或 [www.BOOKOO.com](http://www.BOOKOO.com))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OO,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OO,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OO”,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 Inc.的商标。

## 目录

清水婶回家

---- 现当代名家作品精选之十四

陈若曦著

目录

总序，马森

导读，马森

晶晶的生日 ----- 1

尹县长 ----- 32

绿卡 ----- 61

圆通寺 ----- 90

虽是你的房子，总是我的家 ----- 100

莽夫的告白 ----- 115

清水婶回家 ----- 123

主编简介 ----- 141

作者简介 ----- 143

## 总 序

马 森

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文学没落的时代吗？

先是雷影带走了一部分读者，继之电视又带走了一部分读者，如今光碟和电脑再带走一部分读者，所剩的文学的读者还有多少呢？的确不多了。此处我们所言的文学，是广义的文学，除了小说、戏剧、诗、散文外，也包括与纯文学密切相关的历史、宗教、政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事等。但是，不要忘记，不论狭义的文学还是广义的文学，本来就是属于小众的。二十世纪以前，世界各国的教育都并不普及，那时虽然没有电影、电视、光碟、电脑的竞争，可是不识字的文盲实在太多了，绝大多数的群众都被排斥在文

学的读者之外，那时候文学的读者肯定不会比今日更多。

为什么过去没有感到文学的没落，而今日都感到文事的没落呢？主要的原因是如今教育普及了，真正的文盲在全体人口中已所剩无几：识字，却不肯接近文学的人不在少数，令人觉得惋惜。因此，相对而言，造成一种文学没落的假象。文学并没有真正没落，不过文学仍然属于小众

的罢了。

文学之所以仍然属于小众，并不完全是文学本身的错，家庭及学校教育、考试制度、社会风气、出版行销等都要负一部分责任。其实在教育普及的今日，绝对有一大群潜在的文学读者尚未认识文字的魅力，不明脆一卷在手的奖趣并非电影、电视、光碟、电脑等可以取代的。

在文学中，本来也有比较大众化的，例如言情、武侠、推理、科幻等通俗小说，读的人很多，一向被视将大众文学。这些作品，大众之所以乐于接受，正因为作者投大众之所好，写得浅头易读。读后呢，自然读者所获无多。可见事没大众所好的作品并不就是对大众最有益的作品。那些在艺术上较具创意、在思想上较为深刻的作品，肯定读后受益更大，但是常因为文字根深、份量厚重、包装严肃，令人望之生畏，不敢接近。好作品而得不到大梁的欣赏，是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

现在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我们预备精选部分现富代的中外名家作品，以导读克其要深，以口袋书的形式除其份量厚重，加以生动的包装避免严肃，务必使较多的读者（包括有心的青少年在内）可以受益。

中国的名家作品，由五四的一代开始，兼及当代，不

一定按时间之先后；外国的，则不计地域或时间，只要名家的佳作，都考虑选人。这一系列名家精选，由骆驼出版社负责出版，唯望我们的努力可以证明文学是不会没落的！

1997. 9. 16

## 导 读

马 森

陈若曦在就读台湾大学外文第时与同班同学白先勇、王文兴、李欧梵、欧阳子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开始从事小说创作，从此走上了文学的不归路。

文艺青年总拥有过人的敏感，怀抱对世界的理想的抱负。陈若曦在大学时代，正处于被时人称作[白色恐怖]时期。那时代的青年学子一心想远走他乡赴海外留学，与其说是纯粹为了追求知识，莫若说为了逃避当日台湾的一政治高压和恐怖气氛。陈若曦于 1962 年赴美后虽然逃脱了台湾的高压气氛，但在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仍然无法实现她的世界理想和抱负，于是跟夫婿段世尧于 1966 年选择了回归大陆。正如叶维廉在《陈若曦的旅程》一文中所说[社会主义向陈若曦所提供的正是剔除了个人主义而可以达到文化、经济、政治三者互为表里的希望]。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量想不知迷惑了多少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青年！正如金光赏昨用人们的贪婪心理屡屡使用相同的粗陋手法使人们一再地上钩，理想的乌托邦也同样以无法细究的道理迷惑了一代又一代的富有理想的青年人，正是因为击中了青年人不满现实对理想世界的确良热切憧憬。



陈若曦后来的失望本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在她之前已经有太多的中外知识分子走过类似的道路了。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之后，陈若曦怀着沉痛的心情于 1973 年离开大陆，投奔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她重新拾起文学之笔，记录她对文革的经历和感受，成为比大陆上书写伤痕更早的伤痕文学。以文学来揭发文革的浩劫，陈若曦的〈尹县长〉和〈晶晶的生日〉成为大陆对外开放后所展现的文学胜景的开路先锋，自然受到台、港、海外的广泛注意；也许用轰动一词更为确切。《尹县长》小说集的英译本于 1978 年由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比利时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ickmans，笔名 Simon Leys）为之作序，在美国大获好评。评论者从陈若曦所凿开的窗口得以窥见文革时代中国所表现的人性中诸般阴暗、荒谬以及人的忍受的要限之余，也盛赞陈若曦的写实的笔法，进而指出陈若曦从现实主义回归写实主义是一种成熟的表现。陈若曦一系列文革的小说固然是她写作生涯中的一次高峰，但应与写实或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无干，否则岂不等于把文学潮流倒置？卡夫卡一定要写出《句娃利夫人》才算成功么？

继在香港的短暂居留后，陈若曦先移民加拿大，后迁

居美国伯克莱，继续从事写作。因为居住环境的改变，描写的对象也改以留美的花人为主，先后出版了《城里城外》、《突围》、《远见》、《二胡》、《纸婚》等长短篇小说，使陈若曦的写作生涯达到第二度的高峰。

1995 年，陈若曦忽然决定落叶归根，返台定居。如今的台湾与刀子当日离台时的高压气氛已经大为不同了，虽然不定能够达到文化、经济、政治三者和谐相融的境地，但也没有迷人眼目的乌托邦要求人民做出无谓的特性。如今她描写的对象当然又回归到刀子出发时的台湾社会和台湾人，像本集中所收的〈圆通寺〉、〈清水婢回家〉即是。台湾是陈若曦的故乡，也是刀子最熟悉、最能寄托情感的地方，在她经历大陆的文革和美国的太平盛世之后，以她的饱览世情的眼眸和淑世悲悯的心怀，希望在台湾她将会达到她写作生活中的第三度高峰。

## 晶晶的生日

记得是那年九月初，外子从苏北来信，说他们劳勤快结束了，大概九月中旬可以回南京：正好九月十五晶晶将满四周岁，他计划带他去逛中山陵。「来南京也有三年了，」他信中说，「还没有瞻仰过明孝陵、中山陵，心里总觉得对不起金陵的山水。」

不是外子提醒，我真还想起不起晶儿的生日。这几年在中国，我们连自己的生日也忘了；除了每年岁末，同事们奔走相告，要我拿购物证到粮店买一斤「富强粉」面条——「毛主席」的寿面-----外，对于我，生日已成了历史名词。

接信的那天，我下班后去学校附近的幼儿园接晶晶回家。路上，忍不住把他爸爸的打算告诉了他。孩子听到久远的父亲要带他出去玩，立刻喜形于色，圆乎乎的小脸绽开了笑容，就在路上跳跃起来。

忽然，他仰起小脸问找：「媽媽，生日是什么呀？」

「生日就是生下来的日子。」我信口回答。

瞧他一脸似懂非懂的神色，我才悟起这个名词的抽象性。那时，我正怀着老二，已经八个月了，肚子挺得山一

般高。我就拉着晶晶的小手，搁在我肚子上，说：「再过一个多月，娃娃就要出来了，他出来那一天就是他的生日。」

「生日！」

也不知懂了还是不懂，他只管高兴地喊叫，蹦呀跳地往前行。我在他后面跟得很吃力，赶到宿舍区的大门口时，望着节节上升的台阶，只剩下喘气的价儿。我们住的虎踞明宿舍，一排排的平房沿着清凉山建筑，一个大围墙之内住了两百多户教职员工。我们的宿舍单元，正好在半山腰里，这大热天里，一上一下我都要出一身汗。那天，晶晶顾不上同大院子里的小朋友打招呼，一路雀跃而上。

「奶奶！」他兴冲冲地喊起来，原来是我雇请的老太太出来接他了。

因为离预产期近了，外子又不在家，对邻的王阿姨替我作主，雇了这位老太太，好帮着照料晶晶，将来我生产时，替我熬月子。老太太姓安，苏北人，性子倒也颇爽直，才住进来两天，已同我们母子混得很熟了，一家三口过得颇为融洽。

「奶奶，我生日啦！」晶晶迫不及待地嚷开了，「爸爸要带我……三三陵！」

「什么，三三里？」安奶奶已六十开外，有些耳聋，听成了城南一条家喻户晓的老街名。

「是中山陵。」

找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上来纠正，心里突然懊悔起来。这孩子口无遮拦，如果到处去喊他要过生日，人家岂不以为我们做父母的满脑子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这样一想，我赶紧拉了他回家来。一跨进门立刻叮咛他：再不许提生日的事，否则有一天要变成「老反革命」了。孩子当然弄不清

生日提不得的道理，不过，「老反」的意义他是晓得的，马上绷紧了小脸，一板正经地点着小脑袋瓜。看他那样子找也放心了，就让安奶奶带他去洗手吃饭。

但孩子究竟憋不住好消息，等他吃过饭去对门王家玩时，便告诉了王阿姨的独子冬冬。冬冬七岁了，刚从幼儿园升上了小学一年级，因为是紧邻，又同过幼儿园，舆晶晶一向很要好，时常玩在一起。

「文老师，听说晶晶的生日快到了，是吗？」

那天晚上，王阿姨过来坐谈时，劈口便问。

「喂，」找怪难为情地承认。

王阿姨是幼儿园的保育员，正好看顾晶晶这个小小班

——三岁到四岁的孩子。她有耐心，又会唱歌，孩子们颇服她。许是广东人的天性，王阿姨非常活泼健谈，加上出身是「城南小贫民」——我从来弄不清这是什么行业，有人说是无业游民，我可从不敢求证于王阿姨——属于「红五类」分子，就显得理直气壮，说话时嗓门特别响。承她看得起，与找常有来往，晚上料理完家务后，不进过门来与我聊几句。她丈夫与我同一个教学组，目前也在苏北的「五七」干校里种田。因为我俩都是独自带个孩子过日子，上班兼家务，不免就互相帮起忙来。早上买小菜时，我替她捎带一把，在家务料理上，她常替找出主意。譬如雇请保姆的事，不是她替我张罗，我人地生疏，便一筹莫展了。

「我家冬冬，是八月二十九生日，才过去没几天，我也没给他庆贺……」王阿姨带着遗憾的口气貌，「等他爸爸回家来，也叫他带孩子去逛一趟玄武湖。」

「那可好，」我说，「秋高气爽的，你们全家去玄武湖划船，照张像多好！」

「可惜没有照相机呀！」她说。

我想借她我们那个卡隆照相机，但怕她一口拒绝，自己反而难堪，因此话到舌边，又强咽了下去。还记得是去年的事，我热心有余，把照相机借给我们的赏员组长，谁

知他一看是日本的卡隆牌，当场摇头拒捐了。这以后，找连这个来自「军国主认」国家的照相机都怕亮相了。

王阿姨坐下来以后，便不停地张嘴打哈欠。瞧她一脸倦容，找不禁开慰地问：「你昨晚上夜班，今天休息过来没有？」

她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赶紧把手捂上嘴。我瞧她两眼都像镶了一道黑圈。

「我上午、下午都躺着，」她说，「就是睡不着！」

说完，她立刻伸长了颈子左右张望，见厨房门开着，安奶奶在里面洗澡，又看晶晶在另一间房里已经上了床，这才凑过头来，低低地问我：「你晓得施老师的女儿小红吧？」

「当然，」我说，「她不是同晶晶一道在你的小小班里吗？」

那施红的父亲与我恰巧同系，由于出身好，很早就入党，文化革命中又造反出了名，成了红人，目前正被江苏省委借去办一个学习班，审查省里的一个中级干部。他太太也是个教员，在苏北劳动。因为夫妇都不在南京，小红一向是全托，日夜住在幼儿园里的。这小女孩长得眉清目秀，小脸颊喷红的，很讨人喜欢。夏天里的一个星期日下

午，找还会接她来家玩过一次。

「找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千万别对人说才行！」王阿姨的嘴附在我耳旁说。

「一定！一定！」我满口答应着，爽性走去把我的房门消声带上，然后回来拉了王阿姨在书桌旁坐了下来，自己靠着她坐在床缘。

「昨夜，」她仍然压低着声调说，同时倾着上身，俯着头，唯恐说的话被第三者听去似的，「十点多了，孩子们全睡了。政工组的老王领了广播室的老邵，握了部录音机来，我们幼儿园的主任亲自陪着。他们一来便叫我把施红叫醒。孩子睡得像死去一般，怎么弄也不醒，我只好把她抱去餐室，用冷水洗了一把脸，孩子这才半睡半醒地睁开了眼。王线长亲自把餐室的门关紧了，接着就和我们主任盘问起小红来，老邵打开录横在一旁录音。先问她：爸爸叫什么名字？妈妈叫什么名字？接着就问她：有人教你喊反动口号没有？小红闭了眼睛只管摇头。问了一阵，主任急了，说：有小朋友听到你喊反动口号……」，说到这里，王阿姨的整张嘴几乎塞住了我的一双耳朵——「毛主席坏蛋」，喊了没有？这下小红似乎知道厉害了，使劲的睁大了眼睛，你知道小红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像荔枝核



般晶亮亮的——她就这么干瞪着眼，瞧瞧王组长，又瞧瞧主任，一边只管摇脑袋。他们轮流哄她，交代政策，叫她老实，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只要承认就算了……最后，主任只好把汇报她的小朋友名字讲出来了，这下，孩子才记起来似的，承认是说了，立刻哇哇大哭起来。大家哄了好一阵，她才止住了泪水。我以为事情就完了，谁知他们接下去又追问她，为什么喊这反动口号？小红又是摇脑袋。老王貌：这口号哪里听来的？爸爸说过？摇头。妈妈说过？摇头。老师讲过？摇头。哎呀，文老师，你不知道，我真吓得冒冷汗……。」

说到这里，王阿姨直起腰来，两双小眼睛朝上翻，做出晕厥模样，一双手轻轻拍着胸脯，似乎犹有余悸。

「我那时偷瞧了一下手表，不得了，十二点了！孩子已熬不住了，瞌睡连连，眼睛闭呀闭地，最后一次问她：听见妈妈喊过没有？她就闭了眼点头了。等问她什么时候听到，什么地方听到，她怎么也说不上来。折腾了一番，实在没有结果，他们才让我抱她回去。一上手，小红便呼呼睡去了。倒是我，下了夜班回家，整天想着这件事，竟合不上眼。」

难怪她合不上眼，我都听得目瞪口呆了。

「你说，道些全录了音？」

「那当然，」王阿姨貌：「而且进了档案。」

「档案！」我伸手抱住我的肚，感到一阵寒心。「天，这孩子才多大呀？」

「可不是，」王阿姨也跟着叹息。「四岁不到，比你们晶晶还小些。」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大概同被逼供的小红一般，还以为在做梦吧？我想着：施老师总算出身好，但他太太可听说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就为了「划清界线」，干什么都特别卖力，现在女儿闯了这个大祸，可怜夫妇还蒙在鼓里呢！可怜的小红，四岁不到就留下了录音口供，存进了档案，长大后没事就好，万一出点纰漏，肯定旧事重提，那时可就是「自小一贯反动」了。

难怪王阿姨睡不好，我这间接听闻的人也深为震动，夜里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海里老浮上小红那张眼睛滴溜溜转的红脸蛋。

这以后，我每天都向王阿姨打听事情的进展。先是王阿姨本人做书面检讨，以后是主任向校方做检讨，接着校方派专人到施红妈妈的老家天长县调查。这下子，我又转而为那做妈妈的担忧了。可叹施老师，长年在外省奔波，

调查别人，可曾想到自己的太太也在被人调查？

一个星期天晚上，安奶奶正在厨房里刷锅洗碗，晶晶缠着我给他讲一本小人书「智擒大特务」。正讲到一半，王阿姨敲门进来了。她一进来便东张西望，两双细小的眼睛闪闪发亮，那神情是紧张、兴奋、又显得神秘。我心想：施红妈妈要倒楣了！找出了两粒软糖，我把晶晶哄到他和奶奶的房间里，叫他自己看小人书，回来顺手把自己的房间轻轻带上了。

「小红妈妈怎么了？」

我急着打听，也来不及给王阿姨让座，只给她指了指书桌前的椅子，自己先捧了肚子坐在床缘，技长了耳朵，准备听新闻了。

「小红妈妈？」

王阿姨倒瞪了我一眼，接着就是摇头又摆手。

「不是小红妈妈，是晶晶呀！」

「晶晶？」我莫名其妙地反问了一句。

「哎呀，怎么告诉你才好……。」

她一屁股坐下来，然后连人带椅子向我挪过来。

「是这样，」她说，压低了声音，上身俯向我，下巴几乎压在我肚子上了。「冬冬说，他下午同晶晶在一起玩，

听到晶晶喊……喊反勤口号！」

「反动口号？」找还是摸不着头脑。「什么反动口号？」

「哎呀！」她急得坐不住了，跳起来，把前额顶着我的太阳穴，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就是：毛主席壤蛋呀！」

「什么！」我大叫一声，整个人弹了起来。

「嘘！小声点！小声点！」

王阿姨一把抱住我，又把我按落在床缘上。我好像全身瘫痪了，身不由己地随她摆怖，脑子里一片空白，嘴里不知所以地念着：反动口号……反动口号……。

「孩子还小呀，」王阿姨劝解地说，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还可以教育过来，好好同他请，不要打他吧。」

好半天，我才在纷乱中理出一个问题来：

「除了冬冬，还有谁听见？」

「不知道。」说着，王阿姨皱起了眉，歪倾着脑袋思索。「好像就是他两人在玩。」

为了弄清底细，我决定找冬冬。安奶奶步出厨房，正拉着围裙擦干手，看我挺着肚子，摇晃着步子，手里拽着王阿姨，连忙问：「什么事？」

「就回来！」

嘴里说着，我急急把王阿姨拖到她家。冬冬看到我这模样，也吓坏了，小眼睛抡得滚圆，手也摇，头也摇地直说：「我没说！我没说！晶晶说的！」

问了一阵，我才知道是下午两人在院子里玩，嘴里乱喊道个壤蛋，那个壤蛋，而晶晶在喊完爸爸坏蛋，妈妈坏蛋之后，就溜出这句最最喊不得的话来了。

「这孩子，非得重重揍他一顿不可！」

在惊吓之后，我的愤怒开始抬头了，捧着肚子，我恨恨地在水泥地上顿起脚来。

「光打不解决问题呀，文老师，」王阿姨又劝说起来了。「要从根本上着手，常教育他爱戴毛主席，引导孩子热爱领袖……。」

「怎么没有……。」

才一张口，我觉得一阵委屈，喉头顷刻被封住似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了。

不爱戴毛主席？真是从何说起呀！孩子爸爸为了怕他生在异国，特地秉程赶回中国；还没有出娘胎，便取了「卫东」的学名在等待；才几个月大，便举在头上认毛主席的像；妈妈还不会喊，便先会「毛」呀「毛」地叫了。能说

孩子不爱毛主席？在襁褓中，一见到主席像，便条件反射地眉开眼笑，手舞足蹈了。我们大人也一向不落后，六九年，全国疯狂地推行「忠之花」运动，我白天上班，夜里还抽出四小时去轮班举巨幅的毛主席肖像。响应造反派的号召，除了厨房和厕所，家里所有的走道和每一面墙都贴上了毛主席的画像、诗词、字画等，一直到江青发觉有「庸俗化」的倾向后，下令取缔，才奉令取下来。

「不要哭了，文老师，」王阿姨仍在劝说，「肚子这么大了，不能动气的。孩子还小，还可以教育过来……」

听王阿姨那口气，好像晶晶已经是病人膏肓，无可救药了，我更伤心，真想放声大哭一场。但又怕哭声引起了左邻右舍的注意，反而扩大了事情，只好张大了嘴呼气，无声地擦着成串挂下来的眼泪。肚子埋的胎儿这时突然动起来，那本来会给找一种神秘、幸福的感觉，现在都转为一次意外的、痛楚的刺激。找忘了泪水，双手赶紧捧住了肚子。

「冬冬，」王阿姨已经转身去叮咛她儿子了，「你可不许出去同人家讲晶晶的事！说了，我可要揍你，晶晶也不同你玩了！」

冬冬瞪着同他妈妈一模一样的眼睛，一上一下地点着

小脑袋，那模样严肃得像个老头子。

我憋了一肚子气回家。安奶奶则给晶晶洗完澡，正在房里给他穿衣服。看见我气呼呼地撞进来，她吓了一跳。

「文老师，怎么啦？」

我来不及回答她，便盘问起晶晶来。孩子仰起胖胖的脸，张大了嘴，眼睛巴眨着，好像什么事都记不住似的，一双小手揪弄着潮漉漉的头发。

「冬冬说，你喊了「毛主席」……」说到这里，我压低了声音，习惯地环视了四周一下，「壞蛋！喊了没有？」

「要死啦！」老太太一听，狠狠地蹬了一脚。

这下，孩子似乎记起来了，整个脸立刻僵住了，眼光怯生生地盯着找。

「喊了没有？」我再逼问。

「喊了……。」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为什么喊？」我一氯，忍不住提高了声音。

他一脸的麻木不仁，仍是傻傻地张着嘴，眼珠像死鱼的一般，暗淡无光彩。找虽在盛怒中，却也可怜起他来，但怜悯的念头刚一滋生，心底便敲起了警钟。多少家长都说过了：一个小孩可以偷，可以抢，但万万不能犯政治错误！想到这里，找狠了狠心，吃力地弯下了腰，用尽了力

气打了他两个巴掌。晶晶吃惊地捧住了脸，「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要死！」老太太又是吓了一跳，一把拉走了孩子。晶晶更加号啕大哭起来，双手捂住了脸颊，哭得一脸是泪水。

「可再不许说了！」安奶奶也板起脸数落他，「反革命才说这种话……再说，准打烂你嘴！瞧把你妈弄成这样子！快说你以后不说了！」

晶晶抽搭搭地吐出来：「不……说……。」

「走，再洗脸去！」说着，奶奶也不等我说什么，立刻把他拉到厨房去了。

怎么辩？我心里不断地问着自己。

失神落魄地踱回自己房里，我关了门，往墙上一靠，马上闭了眼----但愿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必忧虑。其时，脑子里是纷乱一片，好像波涛汹涌，载浮载沉，不知何处是岸。弄不清是为晶儿着急，还是为自己挂虑。想立刻写信告诉外子，又怕万一信被检查，倒留下了铁证，还是等地回来再说吧，也可以减少他几日的焦躁。焦躁也还是暂时的，我最担心的是他迢迢千里而来，如今郁郁不得志，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看他生在「红旗」下，长在「红



旗]下，盼望着将来能成为八亿众生中的普通一份子，不背任何思想包袱，平安无事地生活下去，这么谦卑的愿望，眼看在孩子四岁时，便遭破灭的威胁，能不令他伤心吗？

我想着，想着，越发觉得不能告诉孩子的爸爸。就是他回来了，也不能告诉他。但是，怎么叫别人也不提起呢？我想：我可以明告安奶奶，这个我相信做得到，而对门的王阿姨，则可以暗示她。她和外子是同乡，他们广东人很讲义气的，相信还不至于去向学校反映或汇报这件事吧。至于她丈夫，我倒比较踌躇了。老王是找同事，是出名的积极分子，一向紧靠赏员和上司的。虽然他太太怀我颇熟络，然而，也许因为我中过「美帝国主义」教育之毒，他一向对我敬而远之。今后——我下了快心——可要对王老师特别小心，得罪不得的。王阿姨也不能得罪，连冬冬都得罪不起了。

想到堂堂一个大人，却要防范起一个七岁大的毛孩子，自己都感到脸红了。都是晶晶闯的祸！我恨恨地想着，离开了墙，踱向书桌，充耳不闻从隔壁房里传来的抽泣声。肚子里的胎儿又动了起来，一股电流一般的感觉立即传遍了全身。我抱紧了肚子，赶紧坐下来。

书桌上，靠墙站着一堆毛泽东的著作，语录、诗词、

选集等，有精装本，有简装本，有横排版，直排版，还有袖珍本，甲种本，乙种本……真是名目繁多，应有尽有。我换了口气，仰头望着贴在墙上的毛泽东半身像。墙上的人似笑非笑的表情，好像对适才发生的事全无动于衷，沉静、冷漠得令人望而生畏。

这时，冷不防地，肚子又被胎儿踢了一脚，我惊得浑身发麻，接着便感到一阵隐隐的纯痛。我抱紧了肚子，默默地说：你不要着急吧，等你出世，我一定要找上借口把这张像拿走……。

就这样，我在屋里盘算，思索，焦急，叹气，直到夜深了才熄灯上床。

天亮时，安奶奶起来烧早饭了。我一看腕表，六点多，得赶去菜场买小菜，只得快快起身。因为一夜辗转反侧，弄得人唇焦舌干，眼皮铅般重，头沉脚轻，身子像失了重心的陀螺，摇摇幌幌的。老太太瞧我颤颤巍巍地抬起菜篮，不放心得很。

「你没睡好，」她说，「再去躺躺，我去买小菜。」

我摇摇头，不知所云地说：「他爸爸就回来了。」

「你就别告诉他了！」她看出我的心事，倒颇果快地替我出主意。「我瞧你也别这么担心事，这点大小的孩子

说一句话，能把他宰了不成？我们准安县，农民睹咒发誓都要抬出毛主席来的，骂起来才厉害呢！多的是三代老贫农，也没有人把他们怎座样！」

安奶奶的爽直憨厚给了找些安慰，但是我无法使她明白，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政治待遇是多么不同。

晶晶起来了，除了眼角有些微肿，仍是眉开眼笑的，早把自己闯的祸抛到九霄云外了。

「妈妈，我今天生日？」他捧着碗，稀饭也来不及喝，便又提起了。

我板着脸，不理他，心里真是好气又好笑。孩子到底是孩子。瞧他白白胖胖的脸，满是新奇和稚气，我立刻又想起他同班的小朋友小红来，而那深夜逼供的一幕立即浮上脑海，只是这次换了晶晶而已。这一想，对着白花花的稀饭，竟一点胃口也波有了。安奶奶为了给我开胃，特地把别人送她的一瓶杭州臭豆腐乳打开来，请我尝了一块。感谢她的一番好意，我总算把稀饭囫囵吞下了肚，只是食不知味，辜负了这名闻遐尔的臭腐乳。

差一刻八点，我领着晶晶，开门出来。一如既往，隔壁的卓家也同时开了门，卓先生中山装笔挺的，昂着头，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出来，卓太太随后跟上。瘦削矮小的

卓太太一见了我，立刻堆上了一脸笑容。

「文老师，早！」

「早！早！」

找忙不迭地打招呼，一没留神他们夫妇的脸色。卓先生似笑非笑地对我点点头，立刻又昂起头，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走了。卓太太停下来，摸一下晶晶的头后杓，也急急跟上她丈夫走了。我故意放慢了步伐，磨蹭了一阵。不久，卓家的两个儿子也跑出来了。他俩都是初中生，肩膀上挂着红卫兵的袖章，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气。看到我们母子，兄弟俩一个咧嘴笑笑，一个喊声「晶晶」，也匆匆去了，我揣摩著这两个红卫兵的神情，似乎没有什么异常，估计并不知道晶晶的事，心中才略为松了口气。

这卓家也是我要提防的对象。当初学校把我们分到这个宿舍，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一个大门进来，一共三户人家，找们和王家门户相对，卓家居中。王先生来自南京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个教授，但因为祖父在国民政府做过官，为了表示能划清界线，他一向很积极，一切唯党的马首是瞻。听说红卫兵运动初起时，公布不许雇请保姆，他立刻把冬冬的保姆连夜扫地出门。冬冬生丁时才两斤八两，从医院的暖气箱出来后，便一直是这个老太太棒在掌

心里带大的，四年了，感情很深，临走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和冬冬哭成一团，惹得王阿姨在旁也陪了不少眼泪，只有王先生锁紧了眉，一声不吭。他家是我们道个大院子里第一户响应红卫兵的号召，为了表扬，红卫兵敲锣打鼓地，亲自来把贴在门上的「喝令解放保姆画」撕下。这以后，因为失业的保姆太多了，生活成了问题，逼得向周恩来请愿，于是又悄悄传下来，准许「酌情雇请」。正好王先生到苏北劳动，王阿姨有时要上夜班，就有把老太大叫回来的意思，但王先生硬是不同意，可怜王阿姨，在零下气温的冬夜，把冬冬用大棉袄裹成橄榄球似的，背着上夜班。有时大雪纷飞，我可怜孩子，硬是把他留下来同晶晶一道睡。就瓷这件事，我对王先生真是敬畏有加。

卓家是党员夫妇，一向受重用，不是派出去开会，便是审查有问题的同事，从来不得闲空到宵村去劳动。正因为劳动少，他俩对劳动特别热心，逢人便宣扬毛主席的五七道路如何伟大正确，要一辈子走到底云云。尤其是卓先生，精于政治词令，又口若悬河，总摆出一贯正确的面貌，大家背后不服气，喊他「左出奇」，当面可是没有勇气问他：什么时候也去走一趟五七道路？卓家的孩子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文革初期，他们还是小学生，却已晓得组

织了一些小朋友，在我们宿舍里「抄家」、「查封」，几条皮带抡得呼天供响，个个杀气腾腾的。提起卓家兄弟，宿舍里的男女老幼，那个不怕个三分？

[ 记着，晶晶，] 我告诫自己的孩子，「以后再不许到卓阿姨家玩了。 ]

虽然这么叮咛过，我想最保险的方法无如把孩子昼量关在家里。

九月十三日，一早醒来，找心便卜卜跳。外子中午便回来了。盼望了快两年的事，一旦来临，喜悦中偏掺杂了一份疑惧，一颗心既提不起，又派不下，干愣愣地压在肚子上。

刚梳洗完事，安奶奶喜色洋洋地开门进来了。原来她悄悄地早四点钟便爬起来，赶到龙蟠里的自由市场，买了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又到公家市场去排队，买到了雨条黄花鱼。看着一大篮丰盛的小菜和她那皱成一团的笑脸，我是又高兴又惭愧。在中国也住了几年了，找却一直没有养成为口腹之欲而牺牲睡眠的习惯。

上班时，我照常带晶晶出门。安奶奶说：「他爸爸就回来了，今天还送幼儿园呀？」

「妈妈，我不去！」晶晶乘机撒娇了。

「还是去吧，」找想了想说，「奶奶好做事。」

孩子很失望。正好这时王家的门开了，小冬冬挎了书包跟妈妈出来。两个孩子一见面，说起话来，晶晶什么都忘了。这时，卓家的门也「呀」地一声开了，一家四口蜂涌而出。

「早！早！」

「早！早！」

就这么互相道早，纷乱了一阵之后，大家才各走各的路。

道是一个大好的艳阳天，朝阳照得一切明晃晃的。通往幼儿园的小路上，两旁是成荫的法国梧桐，阳光滤过梧桐叶，在小石子路上投下了斑斑剥剥的影子，随风摇曳，多采多姿的。找脚踩着树影，脑子里却忙着捕捉适才邻居们的神情：那「左出奇」仍是昂头挺胸，高不可攀的神气：他太太摸了晶晶的头没有？两兄弟喊声「文阿姨」，便匆匆跑了，是赶着上课去，还是避免同我们多接触？王阿姨呢，更不好了！她只同我道声「早」，便急忙扯着卓太太聊起天气来——她同党员这么热烈，不会把晶晶的事说出来吧？

走着，想着，头就疼起来了。晶晶却是蹦蹦跳跳地往前

行，我跟着他，额头立即渗出了汗，肚子立刻感到一阵阵发紧了。一手挥汗，一手按着肚子，气喘吁吁的，我好不容易把他送进了幼儿园。他班上的小朋友都来了，找瞧见小红蹲在地板上搭积木，粉社的罩衫隐约露出她母亲用大红绒线织的「爱劳动」三个字。她突然抬头，认出了我，嫣然一笑，喊声「晶晶妈妈」。我勉强向她微笑了一下，立即转身走开，很快眼眶就湿]。

中午回家时，意外地发现晶晶坐在他爸爸膝上，乐得脸上开花似的。

「你怎么啦？脸色这么坏！」

看到我，外子似乎吃了一惊，立即放下了晶晶，走过来，一把拉住我，扶到床缘坐下来。

「没有什么，」我说，「走急了。」

晶晶爬上了椅子，开始翻看书桌上的一堆小书。「妈妈，你看，爸爸给我书！」

我睨了一眼，大都是千篇一律的逮特务的运

环画。我嘴上不说，心里实在不喜欢这些小人书，它们使得孩子们满脑子的特务概念——晶晶便以为世界上除了好人，其他全是特务——好像「人民中国」成了特务充斥的国家了。



与外子久别重逢，本来有多少琐事要倾诉，谁知道四目相望了，竟无从说起。瞧他晒得红里泛黑的脸，倒显得健康硬朗，头发绞得短短的，身上还穿着洗成灰白色、补钉上又加补钉的蓝布衣裤，这模样也跟南京郊区的公社社员相差无几了。

安奶奶在厨房里烧黄鱼，黄酒和鱼香弥漫了整个房子。外子望着我一起一伏的肚子，嘴角泛起了笑意，却说：「好香！」

「吃饭了！」安奶奶喊了，「晶晶洗手去吧！」

晶晶恋恋不舍地离开那堆书，爬下来，到厨房去了。

「你买小人书要注意，」我赶紧对他爸爸说，「书里头毛主席像多的就别买了。」

「你放心，」他留意地微笑说，「同事们早告诉我了，像雷峰和王杰这种连环画，隔一两页便有毛主席像出现，最好不买。不少孩子因为用毛笔着色，无意中涂坏了毛主席像，惹不少祸了。」

说到这里，他俯身向我，放低了声音说：「买书的同事都悄悄地把毛主席像拿走了，我也如法炮制，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了。我们一定要管好晶晶，这个年纪最讨厌，说懂又不懂。不许他在地上瞎画着玩，别给孩子任何粉笔、

铅笔之类的东西。他要是万一闯了祸，像找们这种背景，真是跳到海里也洗不清了。现在家里多住了保姆，说话更要小心些……这年头，真不可不防……。」

「是……是……。」我连着答应，赶紧避开了外子的眼光，肚子却又隐隐的痛起来了。

在饭桌上，安奶奶和外子都忙着夹点夹菜给晶晶，把个小饭碗堆得高高的。

「晶晶，在家吸话吧？」爸爸问他，「干了什么坏事没有？」

「没有！」他大言不惭地回答，忙着用汤匙把鱼肉塞进嘴里。

奶奶盯了他一眼，就不作声地扒饭吃了。

外子频频劝我吃鱼：「怀孕的人最要吃鱼，磷和钙最丰富了。」

看他容光焕发，黑红发亮的满是久别还家的喜悦，找只有深深地觉得惭愧。听他津津乐道自己如何学会理发、补衣，我也就打起精神把午饭吃了。

下午出门去上班时，碰见了冬冬的爸爸。他正扶着一部自行车进来，一双手上拎了个大号饭盒，一望而知是上新街口有名的「大三元饭店」买烧鸡回来了。我招呼他，

他彬彬有礼地点了头，黝黑的脸露出了一线白牙，算是回答。

那天晚上，吃过晚额后，外子等著热水洗澡，我和晶晶照例端了只板凳到院子埋头坐。南京的天气，一到九月，早晚就凉快了，晚饭后到室外坐一下便暑气全消。整个夏天，好些人家都是把晚饭搬到院子里来吃的。黄昏的时候，一眼望去，大院子里层层落落的布满了小桌小椅，教职员工，男女老幼都是汗衫短裤，一手扇子，一手筷子，笑语喧哗，热闹得很。

道晚，我们照例坐在王家的厨房窗外。王阿姨下班晚，这时才在烧晚饭，一阵阵菜香和蚝油味溢出窗外来。好不容易把王先生盼回家来，王阿姨显然是聚精会神地在烹调拿手好菜。她在厨房里来回走动，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儿——这真是新鲜事儿，一向还以为王阿姨只首唱革命歌曲。我只看得见她上半身，竟是穿了一件笔挺的鲜红色的确惊短袖衬衫，新理了发，脸上管自笑眯眯的。她是典型的南方女子，一向穿着时新，但这么艳的颜色可还是第一次见到呢。看她忙得这么高兴，我反而不好意思招呼她了。这时，院子里好些刚回来的教员，乘吃额的时候，互相招呼问好，那气氛简直比大节日还熟闹。

约莫九黠半，晶晶和安奶奶已上床了。外子和我正收拾着要就寝，忽然传来孩子的哭声。我听那声音是冬冬的，不胜讶异，把刚脱下的衬衫又套上了身。

「你少管闲事吧！」外子劝我。

「瞧一下就来。」

说完，我赶去轻轻开了门，发现卓家的门早开了条缝，卓太太正探出头在倾听。

「怎么回事？」我问她，「冬冬哭得这么伤心！」

「不知道呀」说着，她把门缝开大了些。

冬冬爸爸本来提高了声音在说什么，这时像拔掉了插头的收音机，突然了无声响，连冬冬的哭声也压下来了，只剩下隐隐的抽泣。我和卓太太听了一阵，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便彼此闭上了门。

「什么事？」外子躺在床上问我。

「没什么，」我说，「冬冬哭了一阵。」

嘴上这么说，心里可是很纳闷。对门而居也几年了，难得听见冬冬的哭声。王氏夫妇一向宝贝儿子，平常连大声呵斥也舍不得的。想着，我竟莫名其妙地心虚起来，隐隐觉得是晶晶带累了。那天夜里又找睡不宁，动不动就睁开眼，感到心惊肉跳的，肚子像千斤重担，压得我气都

喘不过来似的。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故意让门开着，希望冬冬会过来玩，但他们一家三口竟没有一丝踪影。我怂恿外子带晶晶去逛明孝陵和中山陵，他说星期日车大挤，还是明天——正好是晶晶生日——去，可以避掉人群。他倒是好久没有去逛新街口了，便提早吃中饭，然后兴冲冲地带着儿子上街去了。

下午，煤炭店的工人送来了我们家的配给煤基，一共一百个，一古脑儿堆在门口。安奶奶不许我动手，自己四个一叠地来回走，往厨房里的水槽下堆放。我既帮不上忙，也就拿了一把扫帚，把四散的碎煤屑扫拢来。无意中一抬头，对面的门不知何时裂了一修缝，冬冬的小眼睛在夹缝儿里闪烁。

「冬冬，」我一边扫，一边招呼他，「妈妈呢？」

「睡午觉，」他细声细调地回答，轻声地把门缝张大了些，露出了一张小脸来。

「你昨晚为什么哭呀？」我也学着细声细调地问他。他瞧着我，小眼睛眨一眨，可是不作声。

「爸爸没打你吧？」

他愣了一障，才慢吞吞地说：「打了。」说完小眼睛又

巴眨巴眨地，似乎又感到委屈了。

「真的呀！」我一惊讶，扫帚失了手，把一个煤基撞了下来，登时跌得四分五裂的。

[瞧！]老太太赶回来看见了，心疼得很，连忙夺了扫把，自己扫起来。

「爸爸为什么打你呀？」我乘机赶过去，肚子贴着门缝，情声问他。「你干了坏事吗？」

「我说反动话。」

他一脸的老实巴搭。

[什么！]我吓了一跳。[你说的？到底是谁说的？]

他点点头，接着又摇起头来。

「我以后不说了，爸爸叫我不要跟人家说……」

「冬冬！」

突然传来王先生的叫喊，冬冬吓得缩回了脑袋，「膨」地一声把门合上。

「这是怎么回事？」老太太听得一知半解地，煤屑也忘了扫，直起腰来着瞪眼问我：「谁说啦？」

「也许晶晶没有……」

心程好不容易燃起一线希望，然而肚子却被那记闭门羹一振，又一阵发紧，微微作痛了。

「你怎么啦？」老太太看我双手抱着肚子，大大关切起来。

「没什么，」我说，但手一摸下腹，整个缩成个硬球一般，心里也有些慌张。「我去躺一下。」

可那里躺得下去呢？只是焦躁地抱着肚子，在自己房里来回转圈子，等他父子回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传来晶晶在窗外的喊声：「妈妈！」安奶奶连忙开门，孩子已兴高采烈地跑进来了，手里抱了个盒子。

[ 妈妈，鞋子！爸爸带我去山山陵，找生日！ ]

我奔出来，一把扯住了他。

[ 给找来！ ]

我吃力地连拖带拉把他弄进自己房里。他爸爸刚进门，一看这情景，立刻跟过来，嘴里一叠声地问：「什么事？什么事呀？」

我把晶晶拉到客桌前，指着毛主席像，压住了声调，板起了你问孩子：「不许说谎，晶晶！冬冬说他讲反动话，他讲了没有？」

孩子一听「反动话」三个字，又望着毛主席像，一张脸立刻冻注了。

「反动话？什么反动话？」外子马上紧张起来，两只手牢牢地抓紧了晶晶的肩膀。

「我没说！」晶晶只晓得来回摇幌脑袋瓜，胆怯地盯牢他爸爸。[ 我不说，冬冬说的…… ]

[ 啊----。 ]

我大大舒了一口气。好像长久压在心上的一块铁板抽掉了，一刹那间，我整个心都往浮了起来。

[ 他说什么？快说呀！ ] 他爸爸急得团团转了，连着催他，使劲地摇着孩子的肩膀。[ 他说什么？在那里说？ ]

[ 院子里…… ] 晶晶期期艾艾地说，一只手指着窗口，[ 冬冬说……我说……毛主席……坏蛋……我不说，冬冬说了！ ]

[ 什么时候？快说！ ]

[ 我看，准是昨天下午， ] 安奶奶突然插口，她不知何时已跟进房里了。[ 昨天下午，他们俩在院子里玩了好一阵。 ]

[ 还得了！讲这种反动话！ ] 外子已经气得脸色铁黑了，恨恨地摇着孩子的肩膀。晶晶吓得哭起来了。

[ 还哭！ ] 外子大声斥责，[ 你自己讲了没有？快说！ ]

孩子哭得更响了。我自己只觉得头晕眼花，却被安奶



奶抢过来，一把抱住。

[ 不好，瞧她脸色！ ]

就这样，找当天便被送进了医院。挣扎了一夜后，我终于早产了，生下了老二。

同事们常好奇又羡慕地说：「文老师，你两个孩子同一天生日呀！」

我总是笑笑说：「感谢毛主席。」

真是感谢毛主席，这以后，王阿姨竟成了我的莫逆之交，连她丈夫见到找，也是含笑又点头。

## 尹县长

我和尹县长只见过两次面，却老忘不了他。

一九六六年秋天，我从北京到西安，住在朋友老张家。那时，老张的独子正是不可一世的红卫后，还是个小头头；才高二的小夥子，便已气宇不凡，张口闭嘴都是[保卫毛主席]、[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这小张身上一套草绿军衣，因为舍不得换下来洗，领口和袖口都油污发亮了；臂上套着王寸长的红绸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见了人喜把右手叉在腰上，逼得别人不得不正视这红袖章所代表的权威。其时，他和另一位红卫兵正要往陕南的兴安县，去点燃革命的火种。据说那一带的革命形势远远落后，连个红卫兵组织都没有，因此西安[红总司]总部决定派两位得力的干部去开展工作。小张是主动要求去的，他本来就是兴安人，十二岁时才随父母迁到

省城来，这一次去，除了革命需要，还可以重游旧地，探亲访友，堪称公私两便。当然在那时候是绝对不能税「公私两便」，否则非受批判不可，因为当时正在「破私立公」，只能用毛泽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来作为个人行为的准则。我正好办完差事，还有关个月左右的差假，

而西安的名胜古迹如大小雁塔、碑林和半边坡的出土文物，早在以往的出差中就游览过，既然觉得呆在回安也无聊，就接受老张的建议，同小张他们去陕南，看看汉中盆地的景物。

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客车才越过秦岭，到达兴安。这一路除了山还是山，车子老是处于倾斜拐弯的状态。我一直是昏昏沉沉的，很不自在，即使到站下车，走在路上身子仍然往一边倒似的。秦岭真是一座厚实的大屏风，岭南岭北两样风光。来前西安已是草枯树凋，秋意萧索，但此地却一片浓绿，乍疑置身在江南。

小张把找安置在他的亲戚尹老头家里，自己和同学要住到县立中学的宿舍去。尹老头已七十开外，身板仍很硬朗，年前才失去老伴，现在自己住着一大间砖屋，床榻桌椅都收拾得很整洁。对我们这些远客的来访，他显然由衷地欢迎，我们一进门，他就笑咪咪的，扔了旱烟袋，卷起袖管，忙着做饭了。小张和他同学也学习解放军传统，搁下行李卷就动手给他挑水、劈柴。

吃罢晚饭，小张俩正要动身去县中，一个戴眼镜穿干部服装的男子跨进门来。小张乍见了，愣了一会，才腼腆又勉强地向来客喊了一声表叔，接着就把我们介绍给客

人，向我们说：「这是我的远房表叔。」他把「远房」两字咬得很重。

因为不知道客人的姓名，找和小张的同学也客气地用[表叔]向他招呼。刚一介把完，小张就慌张地拉起我的手腕看表，嘴里说着「不早了，怕学生宿舍要关问」，急急忙忙地催着他的同学，一起扛了铺盖卷走了。

小张这位表叔对这匆匆碰面又分手，似乎感到又惊讶又莫名其妙。除了殷勤地向我们点头微笑外，他诧异的眼光一直追随着小张脖子上的红袖章。这个人身材很高，虽然黑黑瘦瘦的，腰板却挺得很硬，年轻时想必体态很威武的。看人时，目光凝注着对方。听人说话时，头微倾过来，唯恐听漏似的，脸上的表情既温和又谦虚。五十岁不到的年纪，一身关旧的灰色中山装洗刷得很整洁，布鞋布袜，真是中国由南到北典型的老干部模样。

他坐下来和尹老寒暄，话了一回家常后，才客气地向我盘问来历。一知道我是外地人，专诚到陕南来游历，他似乎放下了心，向我表示欢迎，而且带着中原一带人特有的纯朴自谦的口气说：「我们兴安是穷乡僻壤，除了这一眼望不到电边的秦岭、大巴山外，就只有一条汉水了。北边山里倒有一些瀑布，还值得赏玩，可惜近来又搞运动了，

抽不开身，否则我非常愿意陪你去走走。」

也许「运动」这个字眼使他想起什么，他的脸色竟暗了下来，轻轻地叹了口气。尹老头扭亮了唯一的一只灯泡，始他端了一碗开水。他没有喝水，发呆地坐了一会，就告辞走了。

第二天，好客的尹老打破了多年来日食雨餐的习惯，一早爬起来熬粥。我睡了一夜好觉，疲劳全消，这才想起在西安买的一些腊肉、牛肉干、肉松等，赶紧检出来送给尹老。喝粥时候，我谈起这位「表叔」才知道他竟是兴安县县长，也姓尹，和尹老是本家。

「他起义有功，做过县长，当过县常委，大家还都喊他尹县长。」

原来尹县长在「解放」前是胡宗南手下的军官，占据过秦岭东南的一些关口，手下有好几千名士兵。因为秦岭地势险要，强攻必不可下，早有地下党人奉令给尹上校做思想工作。那时的尹上校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很热情。手下的兵多是秦岭山区的子弟，对他也颇信服的。当他毅然决然地向共产党投诚时，部下也是一面倒。

「这样，不费一粒子弹，陕南三个县便插上了红旗。」

尹老一说完，便点燃了旱烟，猛抽了两口，舒畅地吐

口气，巴眨着老花眼，似乎这往事的回忆，还颇令他激动。

「我们虽是本家，但我可也不是凭空给他涂脂抹粉-----你问问这方圆四十里的人去。他起义投诚时，不求自己封官发财，只要求保障手下的士兵安全，给机会改过自新。这样的人，怕也不多吧？」

我同意。「这样的人确是不多。」

「现在是谁出身好谁就吃香。可是，土改那阵子，他老家的工作组始他娘划了贫农，他却要求重定，说他爹在时，农忙常雇人打工，按理得定为富农才合乎政策。后来总算划成中农。」

「这样说，尹县长表现还挺积极呢。」

「嘿，你还不知道，[三反]、[五反]时，他是县里唯一过了关的干部。我们县的党委书记也换了几个了，我记得头一个就是三反五反时，查出贪污下台的。」

「党委书记怎么换得这么勤呢？」我不免诧异了。

「唉，咱这个县比较复杂，加上是个穷山区，生产老是上不去。生产上不去，什么问题都来了，解决不了就撤党委的职。说实话，「解放」以来，产量是翻了翻，找们的生活比以前好些，但那能同关中一带比呢？你刚从关中来，你就晓得：那八百里秦川，种一季能坐吃两季的。咱

这里可差远了！十年九旱，人民政府虽尽过力，可是天时而一不好还会闹饥荒，啃树叶草皮还是有的。前几年收成坏，我曾回山里老家一次。邻家的大姑娘不能出来见客——没有长裤穿。原来她娘早把布票变换粮食吃了……我这是自己人说话，相信你不会给我一项反革命帽子戴？」

我严肃地摇头。「我不是党员，而且最恨背后给人打报告！」

尹老不屑地「呸」了一声，表示与我同感。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里也是够瞧的。人说话要凭良心，我活了七十多了，在[解放]以前，比这个苦的也经历过。……困难时期这段日子里，干部和老百姓一样没有吃的，所以撤了个党委书记，大家也就没什么大怒了。也幸亏这个三年困摊，否则连尹县长也要下台了。」

「怎么，他犯了错误不成？」

「大鸣大放时，他说了几句，主要是自己带头批评农业政策。谁知突然来个反右，差一点给戴上右派的帽子。他爱人本来在县中工作的，也调了职，不是叨着尹县长「起义」的光，有政策明摆着，早给下放回陕北窑洞去了。本来要培养尹县长入党的，他也打了辍告上去了，这下反右，一切全完了。话又说回来，他也并不真想入党。他曾对我

说过，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一辈子也学不到手。本来，在反右以后，也风传着要开除他常委的名义，罢掉县长的官。可是六零年春夏，我们连着碰到空前大旱，玉米、麦子颗粒无收。农民情绪坏透了，地也不愿种了，抢粮、偷窃的案子发生了好几起，政府的救济粮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不但不好撤尹县长的职，还特地派他抓农业生产去。那两年，他亲自下到农村，号召农民坚持生产，同时放宽限制，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恢复自留地，搞包产到户，还有自由买卖的集市……」

「哎呀，尹伯伯，」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您还提道「三自一包」的事！要知道，这文化革命，就是追究这「三自一包」的责任呀！北京的大字报已经不指名地点了刘少奇，要批判这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啦！」

「有这回事？」老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张大了嘴瞪着我。

「怎么没有！」我压低了嗓门说。「找亲耳听过好些人在议论了。」

「我真老了，跟不上形势了……」他泄气地摇着脑袋，额上几根白发也跟着颤抖起来。突然，他又固执起来，锁紧了眉头，使得一张脸活像只失水干瘪的橘子。「我不



懂！」他赌气地说，「那时候不这样作，农民不造反啦？」

「快别这么说！」我赶紧警告他，「你这位亲戚如果推行了这一套，少不得也会挨批判的。」

老头听了倒笑出来，不在乎地说：「批判算什么」不要说当干部的挨批判是家常便饭，连我这个小小老百姓，这几年来在大会小会上，也不知被批判过多少回了。」

「说的是。据说这次是为了反修防修，主要挖的是刘少奇的修根，其他具体执行的人，还不是消消毒就算了。」

「那就是了，」老头同意地说，似乎气消了些。「尹县长推行三自一包那一套，无非执行上头的命令，那会是自己发明的？自反右以来，他这县委也是挂名而已。」

虽是那么自我辩解一番，然而自这次谈话后，尹老就挂上了一幅若有所思的脸色，沉默寡言起来。没事时，他就坐在门口矮凳上，抽一口旱烟，神经质地巴眨着眼睛，似乎独自在揣摩什么事情。

事情确是变化得很快。我才不见小张两天，小小的县城就出现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宣告当地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号召居民、学生起来革命，更要干部「引火烧身，自觉革命」等等。

整个县城的精华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尹老的房屋

在西头，找站在路边，翘足东望，本县的重要建筑物——最远是县中、小学和电影院，中段是「县人委」、百货公司和汽车站，靠西头是县医院——都尽收眼底。那几天，常看到中学生拎着一桶煮面糊，拿了板刷，在墙上大把地刷上面糊，然后贴上大字报。进城办事的农民都好奇地站着瞧，年红的还指指点点的谈论几句。偶然传来马达声响，人们的注意力立刻转过去。原来是山里开来的拖拉机，正招摇过市，小小拖车上挤满了一张张兴奋的，被风吹日晒得又红又亮的脸。车子过后，大家的眼睛又回到斗大的墨字和煽动性的标语上：

揪出推行资反路线的 X X X

谁捂盖子就和谁斗到底！

XXX 必须低头认罪！

XX 东窗事发，末日来临！

「陕西红总兴安造反团」奋勇前进！

那几天，在街上都可以听见人们大声议论县党委挨轰的事。红卫兵要召开批判大会和斗争会，批他抗拒「十六条」，抗拒运动，贪污腐化，还准备把他游街一番。正在这热火当头时刻，县立小学的大门口突然刷出新的大字报，斗争矛头指向另一个干部。等我听到这个消息走去看

时，大门口已经围上三四层的观众了。费了很大的劲，我才挤进了里圈。

道篇大字报标题是：「虽是真正的阶级敌人？」底下小标题是：「提防捞了小虾，溜走大鱼！」它要大家合力揪出县人委内真正的阶级敌人，潜藏的地痞流氓：说他一向伪装积极，谎报成份，剥削成性，他的「地主婆」老婆从来都抗拒改造云云。我本来不知道这影射何人，后来听了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才明白指的是尹县长。

火终于烧到尹县长头上了。明知道是时势所趋，绝无可免的事，我仍然喟叹了一声。

那天晚饭后，小张来找我，给我送来了第二天去汉中的汽车票。我提起白天看到的大字报，顺便问他，这位「县长表叔」究竟怎么回事。

听到表叔二字，小张刷的红了脸，鼻孔一扇一扇的，隐约有气愤之意。他开始抱怨组织工作难搞，说这山区的青年思想又落后又顽固，而且压根儿不懂政策。原来刚成立不久的造反团，不知被谁幕后操纵，突然刮起一股歪风，要「先整县委，再捉党委」。

「准是一小撮保皇狗干的！」小张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想保走资派，就转移斗争大方向，打起落水狗来了。」

「怎么，你表叔还是一个老[运动员]吗？」我好奇地盯着小张问。

他耸耸肩膀——

[他最多也不过是漏网的右派。我表叔……]

说到这里，迟疑了一下，立即迅速地摇幌了一下脑袋，似乎下了决心要用掉这层这层亲戚关系。

「谁都知道尹飞龙多年来是挂名的县长，大张旗鼓地搞他完全脱离大方向——这才真叫捞小虾，溜掉大鱼！那党委书记贪污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民愤大极了，却轻轻放过……。我怀疑就是他在幕后操纵一部分红卫兵，制造分裂。可是我一提出要捉黑手，有的反而说 I 有意包庇亲戚，真他妈的！」

他越说越有气，不胜委屈似的，条凳也坐不住了，霍地站起，一拳打在饭桌上，碗碟差点震破。我吓了一跳，却也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我望望尹老，他漠然地巴眨两下眼，依旧抽他的烟。偶而他抬眼端详著小张，但也不说什么。

那天，自从日头没入山峰后，便刮起了风。入黑以后，更是呼呼作吼，一阵紧似一阵。小张怕天气有变，不肯多留，翻上衣领遮风，便匆匆走了。尹老开了灯，便去收拾

饭桌，烧水封火。我理出一个手提袋，准备第二天随身带走。

我们漱洗完毕，已经九点半。在这山城里，一般人家这时早已进入梦乡了。正准备熄灯上床时，找突然听到有叩门的声音，很是轻微。尹老正坐在床沿，弯着身脱鞋，显然毫无所闻。找好奇地拔去了门闩，只见一个人影随着呼啸的山风闪进来，还随手替我把门带上，动作干净利落得很。在摇曳的灯光下一看，竟是尹县长。我不免惊讶起来，这么晚了，他还来串门。

他立刻向我们表示歉意，说不该这么晚还来打扰我们休息。「找难得碰到北京来的同志，忍不住想请教几个问题。」

我招呼他在饭桌边坐下来。尹老又套上了鞋子，也过来作陪。尹县长摘去了帽子，除下了眼镜。也许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竟掏出一块手帕，专心地揩拭起镜片来了。一去了眼镜，他那黑黄的脸似乎放大了些，笼罩着惶惑和疲倦的神色。因坐得近，我注意到他左眼角有一道疤痕，直拖到耳边，右手背上也有寸把长的手术缝痕。这些大概是他从前当过军人的表记吧，我想，否则他现在的模样，怎么也叫人想像不出他曾是「大字报」所指的「军阀」。找不

知道他是否晓得自己被贴了大字报，我自己倒不忍心提起。

沉默了一阵，他突然盯紧了我的脸，开门见山地问：「究竟将什么要搞文化革命？」

我从他急切的语调，已能想像他心中所受的困扰。然而我在那时候，也不明白这文化大革命的真义，却只管把报章上看熟的，耳朵里听惯的，对他背诵如流。

他似乎越听越糊涂，头大大地歪向一边，眉头也皱了起来。

「我还是不明白，这文化革命跟我有什么大关系。」

听完我说了一大通后，他才开口，同时慢条斯理地把眼镜四平八稳地戴上。

「我从来不是县里的第一把手——连第二都不是。不搞组织，不管宣传，不会出谋策划过。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共就是一个脑袋，随党怎么改造……至于我的历史，[解放]以来也交代过五、六回了，还有什么隐瞒、谎报呢？」

道最后一句其实是自言自语，说完头就挂了下来，用右手撑着。手背上的伤痕像一条吃净的葡萄枝梗，映着灯光，红得发亮。

我和尹老都不知说什么好。尹老干咳了两声，又在衣袋里摸索火柴，刻板地点起那根相依为命的，已经乌黑发亮的烟管。

找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向尹县长递过去，但他摇头，说一向不吸烟。我就自己点了一支，开始好心地劝他，要相信党的政策，相信群众，更要相信「批判从严」，但「处理从宽」……一根烟烧完了，我嘴也说干了，再说就要纯粹扯谎了。

他一直细心地听着，不时还点头附和，虽然神色间掩藏不住一丝苦笑。

「我并不担心我自己，」他爽直地说，「这就是无儿无女的唯一好处。我只是觉得遗憾。至于遗憾什么，找也说不上来。好像是我从来不曾做一点事，不曾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贡献。」

「你不能想得太多，」我说，「我们都不能想得太多，每个人尽了本分就是对国家有贡献了。」

但他凄然而笑，否定地摇摇头。

「我知道共产主义时，已快三十岁了，」他回忆地说。「那时，我也不清楚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否一定能实现，实现了以后又是什么样的情况。找十五岁时被拉去当兵，吃

了多少的苦头。那时心里只想着怎么熬过去，向上爬，有一天做到团长，师长，将军……我从来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所以，当有人向我谈到共产主义是教人为别人活着，为中国老百姓做事，我开始感到自己真渺小，真肮脏，觉得自己一向都白活了。我记得，我曾经感动得手脚冒汗，握在手里的马鞭子变得水淋淋的……但是我毕竟是个老粗出身，小时候没有好好读过书。[解放]以来，虽几次参加学习班，可惜文化水平太低，总是读不懂马列主义。我有时候相信，它们是专门给知识分子看的，或者本来就不是给中国人看的。反右以前，组织上曾经辅导我学习刘少奇的[论党]，还有一些心得。到底是中国人说的话。现在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前天我们才从仓库里搬出几套来，全落满了灰尘。]

我告诉他，刘少奇已经靠边站了，那本「论党」变为大毒草，因为引了孔孟的话。他不仅是惊讶，简直是糊涂了。

[孔孟的话又有什么不封呢？]他问我。

[我以前学过一个毛主席的文件，上面也引了孔孟的话呀！]

「那当然不同——毛主席引用的嘛！」我顺理成章地



说，「别人用便是[别有用心，妄想复古]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比他清楚多少，所以我赶紧换个话题——

「你为什么两次成份不一样呢？」

他一听，愣愣然望着找，像被人揪住辫子不放似的。

「找确是谎报，」他坦白承认，一脸的懊悔莫及。「找向党投诚后不久，被编在一个学习班里，每天学习优待俘虏的政策。干部号召大家向党坦白，交心。有人带头向党交代，供出来的罪行真是吓坏人，枪毙他都有余，可是都被宽大处理，丝毫都不追究。我们这些官兵都感动得流泪了，人人争着找干部谈心、交代，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挖出来，把自己说得越坏越光荣似的。我那时还遗憾自己的老子不是军阀或特务头子。所以，填表的时候，报了个地主，至少显得可信一些——那个不都以为我们这些人是地主恶霸出身的？五三年时，我家乡考核土改成绩，工作组把我家划为贫农，因为[解放]时我家正好无田无地。本来是几亩地的，四八年给我妹妹作嫁妆了，两老靠我汇钱过日子，比自己种地好多了。我当时觉得，定为贫家实在是封党不忠实。那时家父已经去世了，找就给当地县委写了信，请求划为富农。以后县里通知我母亲，说改成了

上中农了。倒是我妹夫倒楣了，就因为添了那几亩地，被划成富农，成为[黑五类]分子。夫妇俩背了[包袱]，感情也不融洽了……」

渐渐地，他嗓门干哑起来，终至硬咽不成声，只剩惨笑的样子。我除了叹息一声，也无话可以安慰他。

「夜了。」

尹老第一次开了口。他不知何时已收起了旱烟管，正两手交握着，焦虑地望着尹县长。

山风显着的减弱了，相伴而来的是沙沙的雨声，细细碎碎的，像春蚕啃桑叶一般。尹县长如梦初醒似地站起，套上了帽子，又不知所云的自言自语了一番。尹老直摇着头，默默和我送他出门。尹老把门边的伞给他，但他拒绝了，一步跨出门去。看着他高高的身子消失在黑夜和风雨中，尹老才闭上了门，立刻熄了灯。我们彼此一语不发，摸着黑上了床。

第二天我就出发去汉中了。

一星期后，我又回到兴安。正是落日时分，山峰、树木和屋宇都沐浴在夕阳里，一片金光灿烂。汽车站里是琳琅满目的大字报，还有色彩鲜艳的连环画和宣传画，五光十色的，令人应接不暇。我提着行李袋，在那两条板凳的

候车室里走了一转。只溜眼一下那些标题，便知道尹县长已成众矢之的了。我想蜚到县立中学看大字报，经过戏院门口时，看到大幅的标语已经盖住了电影广告，「停止营业全力闹革命」的通知封住了售票窗。

县人委大门前冷清清的，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勾著头，弯着腰，在打扫台阶；另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站在旁边监视，悠闲地吐着烟圈。这也许就是挨头一炮的县党委书记，不过我没有心思打听罢了。街上人来人往，比前几天热闹些。其中很多是戴袖章穿绿制服的中学生。到处都是触目的红色，红字标语，红色大字报纸，红色招牌，在夕阳里，一片怵目惊心的景象。我仔细瞧瞧这街上两旁的铺子，原来都换上了新名称：「工农」百货公司，「战斗」饭馆，「红卫兵」照相馆，「卫东」小吃铺，「东方红」戏院，「为民」农具修理厂……。

我远远就望见中学的门口聚了一大群人，走近时，才知道有人在辩论。那人群挤得密密麻麻，针都插不进似的。我本想往回走，突然听到辩论的一方，声音似乎很熟悉。谁呢？找好奇起来，决定看个究竟。于是，我背靠校墙，把行李袋做垫脚石，然后扶着墙，站上去看。早三个红卫兵在辩论，一个招架两个。那单枪匹马的，是个方脸浓眉

的少年，显然只有固守的余地了，满脸通红，嘴里粗声粗气的，不停地用手抹额头的汗。他的两个对手，因为占了上风了，得意洋洋，唾沫横飞，昂头瞪眼的像头胜的公鸡，其中特别神气活现的正是小张。他也是脸红脖子粗，但盛气凌人，头挺得比能都高。

「我还是一句话，」方脸的少年不服气地挣扎说，「我们要本着党的政策，是「起义」就既往不究，这才合乎毛主席的教导……。」

「呸！」小张愤怒地驳斥他。「你还没有学通毛主席的教导哪！毛主席还说过：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怎么样？现在是给阶级兄弟报仇的时候了！」

「瞧！人家能大义灭亲，你这立场，又站在那儿啦？」另外一个气势汹汹地责问。

「杀人偿命，还能有二话吗？」小张再逼了一句。

「血债要用血来还！」那男一个索性提高嗓门喊起来。

有几个学生跟着唱和，那方脸少年仍然顽强地争辩，但声音却被碎割，终至淹没了。

也许旅途劳累，找突然感到头昏眼花，心口作呕，便连忙跳下来，捡起手提袋，迎着微弱的夕阳走向尹老的家。一路上，耳朵里似乎仍震荡着「杀人偿命」的呼喊。

刚到尹老门日，最后一线阳光已消失无踪了。我又饿又累，只想躺下来休息，然而一推门进去，就大失所望了。屋里坐着两个客人。一个与尹老一样年妃的白发老头正捧着一本红色「语录」，秦腔十足地念着，不知所云。另一个是老太婆，身体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手里的小红收，等听到我进屋的脚步声，才醒过来似的，坐直了身子，诧异地盯住了我，嘴张大了，下巴便脱节似地挂了下来。念书的老头停顿了一下，相了我一眼后，又喃喃念下去。尹老头从床沿站起来，与我点点头，又坐下去，抓起小红书搁在膝盖上，也不打开书页，只默默地望着它。

我把行李袋放在一周前睡过的小榻旁，自己打水洗脸去。找开始后悔又回到兴安来——我本可以由汉中直接经西安回北京的——只不过要回来取一个挎包，兼替北京的朋友买一只木澡盆，谁知偏赶上人家在整尹老！他已自身难保，家里再往个外地来的，岂不使他难上加难？我一边抹脸，一边下了决心，只要弄得到车票，立刻就走。

尹老也来舀水淘米，升火熬了一锅粥，又切了一碟腌菜，端上桌来。老头老太看这情景，才如释重负地起身，随手拎起他们屁股下的小板凳走了。他们前脚才出门，尹老便去碗橱程端出一碗湖南腊肉来。这还是我从西安捎来

的，他没舍得吃，特意留着。

我告诉他，我打算第二天便回西安。

他连着点头。「早离开这里好。」说完，他埋头喝粥，绝口不提自己的事。

我俩才放下碗筷，办学习班的人又来了。这次是另外两个：一个老太，另一个是四十开外的妇女，剪短发，神情泰然自若，很像是个干部。

「尹老头，你想了没有呀？」

这中年女子一推门送来就问，锐利的眼光把桌上的碗盘来回扫过两遍。

「我实在不晓得，」尹老漫应着，管自收拾着碗盘。

「你开动脑筋，回忆回忆嘛」她很有耐性地说，同时找个最舒适的，又背墙又靠桌的位置坐了下来，准备长期固守似的。

老太婆也在桌子另一边坐下，从兜袋里掏出「语录」来，一面严阵以待地瞧定了尹老。

「也不过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怎么就想不起来呢？」中年女子又说了。「他还是你儿子手下的人，多少人都知道这回事，难道他就不曾始自己老子提一句？十八岁的小伙子呀，活蹦跳的，竟让尹飞龙这个军阀、恶霸给一枪送

了命，这是阶级仇恨呀，能不给他报吗？你自己的儿子又是怎么死的？文化革命嘛，就是要算道笔总账！」

「我儿子是陕西「解放」前一年死的，」尹老头平静地回答，一边仔细地揩抹着饭桌。

「怎么死的？还不是给尹飞龙当炮灰！他顽固反共，把青年子弟押去当炮灰，真是罪大恶极！你这大把年纪了，还顾虑什么？快站出来跟他划清界线！」

「包庇亲戚会罪加一等！」老太婆也插上嘴。「别看他常来看顾你，那是黄鼠狼拜年，不安好心哪！他不做亏心事何必这么积极想封住你嘴呢？」

屋里已黑得脸都看不清楚了，尹老却没想到开灯，只自己闷坐在床沿。我疲倦得直想躺下来，终于忍不住去扭亮了灯。乘着这两个女人打开书翻找「语录」时，找开了门溜出，到县中找小张。

小张的名气似乎不小，一找便着。原来他当上了造反团的副司令兼宣传部长，独自坐镇一个办公室，还配备了女秘书，办公室门上新漆了「宣传部重地、闲人莫入」的红字。这里人进人出，灯火辉煌，一派彻夜工作的气氛。小张自己一身崭新的军服，腰里扎着宽皮带，红光满面，一副少年得意，踌躇满志的模样。

我本来想问他何以改变了对他表叔的看法，但是那女秘书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也只得压下自己的好奇，只告诉他有急事想赶回北京，明天得离开县城，请他设法解决交通工具。他倒答应得很爽快。

[包在我身上，]他拍拍胸脯说，[明天一早就有消息。]

也不过半个月光景，小张似乎变了不少了，言语、动作都像在演说，神情充满了自信——简直是骄傲。

事情既已讲妥，我起身告辞。

「就走了？还早吧。」他煞有介事地捋起左手袖子，仔细瞧了一眼手腕上新添的一只表。

我笑笑，也不说什么，就离开了这「宣传部

重地」，自己在街上溜达。才九点钟，但行人稀少，多数铺子已打烊了，很多住家已熄了灯。山风吹来，倍感夜惊如水，只穿了毛衣的我，忍不住直打寒噤。镰刀似的月亮挂在山巅，耸入云霄的群峰，在朦胧的月色里显得阴森森的，宛如窥视着的猛兽，伺机要围扑过来。

我顶着寒风，从街东走到街西，再踱回来。所有铺面全落了锁后，我只得回尹老家来。那两个女的仍在劝说，而尹老嘴里叨了旱烟，仍是洗耳恭听地坐在床沿。我累得



连连打呵欠，看了腕表，已经快十点了。那干部模样的妇人见我看表，就起身说：「你们早些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她很快同老太走了。

到底是山区人家，富有人情味——我想着也颇为感动——办学习班也想到让人早休息。在外地，不常是轮番作战，从早上八点，直干到深夜一、两点吗？

因为疲劳过度，我在熄灯上床后，发觉全身骨节全散了似的，酸痛无比。在合眼前，我勉强挣扎着，向对铺的尹老劝两句：「您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吧，尹老。这种[谈心说服]，无日无夜的，不达目的不罢休，您又何苦呢？还是相信党，相信群众，把事情搞清楚就算了……」

找的声音越说越低，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最后竟至淹没在黑暗里。良久，才传来尹老一声拖长的苦笑。

「我老头自己也搞不清楚哩。我也只是听说有个兵因为作战时抵抗命令，被尹飞龙亲手枪杀了。我又不认识那个兵，又不曾眼见，有什么好说的呢？要干掉尹飞龙，就干掉好了，偏去挖这种烂陈账！我儿子是跟共产党打仗死的，我又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只伴着我的叹息，一起带进梦乡了。

第二天，出乎意料之外，小张居然神通广大，派人送来了一张搭乘当天飞机的介绍信。我并且摇身一变，成了他们造反团的「特别观察员」，连飞机票都不用花钱买。超飞时，小张还赶来挥手作别。我隔着机窗向他挥手，可惜转眼就失去了他的影踪，连兴安县城也不见了。机窗外，除了山，还是山，是连棉不断，万古千秋，伟大的秦岭。

六八年春一个刮风的下午，我在北京东单公园里闲步，无意中撞见了小张的堂弟。在西安时，只见过一面，还亏他先认出了我，向我打招呼。他穿了一身臃肿的棉衣，挎了个腰包，正一个人坐在条凳上削鸭梨吃。惊喜之余，我在他身边坐下，同他聊起来。他是和一些红卫兵代表来北京告状的。原来陕西红总司已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文攻武卫」，纠缠不休。他们这一派先发制人，派代表到「首都」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

我打听了西安的近况，问起他的伯父和堂哥来。「你哥哥更得意了吧？」我略带顽笑地问，「现在做到什么官啦？」

谁知张小弟听了，脸顿时暗了下来。

「我哥哥不怎么好……」他有些口吃起来，好像拿不准该让我知道多少才是。「他已经三个多月不回家了，大

家也不知道他在那里，我伯父为他气得发了胃病……。」]

我听了也很为我的老朋友难受。张小弟说，他们哥儿俩不巧是对立派，小张那一派武斗搞得凶，头头都受到通缉，可能风声紧，他躲起来了。

「你们兄弟俩也太抛头露面了，」我不客气地批评起来，「现在什么时候啦？还让你们继续造反吗？马上都要军管了！年轻人不晓得学习，不重视组织纪律，成天打架，争权夺利，这样下去难保有好下场！」

听到我对红卫兵的苛责，他很不好意思，辩解地说：「我们是有缺点，我伯父也是这么说来的。我还是头一衣离开陕西哪！我啥事也不出面，道次是抓了个机会到北京来玩的。不像我哥哥，他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伯父说他是让胜利给冲昏了头脑。枪毙尹县长那一阵子，他真是红得发紫……。」

[你说什么？]找立刻打插，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枪毙尹县长？」

他点点头。「六七年初的事。」

「什么罪名呢？」

话一出口，找随即向他摆摆手，心里说不出的愤慨、失望和凄凉的滋味。

「算了，那些罪名我全知道，牵强附会到极点。他究竟是起义来归的，又何至于死罪？」

「当时都认为是革命需要，不枪毙个把人不足以树立威风，扩大影响，事后大家也觉得过份了些。我们派还有人想替他平反，只是时候还不到，不曾提出罢了。类似道样的事也不止尹飞龙一个呢。」

正说着，一阵风刮来，泥沙纸屑都卷起，在空中翻腾，太阳早不知被驱赶到何方去了，满天昏昏惨惨，一片黄蒙蒙。我眯紧眼，头呼着风势躲，脸皮被风沙刷得麻痒痒的。那黄土高原长大的少年却若无所视。风刮得疾时，他还兴奋地张开两臂，想捕捉一把似的。风过后，他又抬起了话头。

「我到兴安那天，正好赶上开公审尹飞龙的大会。我记得，一宣读「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后，尹县长头向前栽下去。如果不是后面两个红卫兵拉着他，他大概会昏倒。他老婆想重上台去，嘴里直嚷着：「讲政策呀」，「你们讲政策呀！」她当场就被人架走。这一来，群众反应也不热烈了，只有会场前部和两旁的红卫兵鼓掌欢呼。我哥哥立刻跳上台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处决军阀、恶霸、反革命尹飞龙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起先，我们还跟

着喊，可是声音越来越稀，越来越低。我当时好像喉咙被什么堵住了，胸口的胀得难受。到最后一句[毛主席万岁]时，只剩下台上的人跟着喊。大家一看，跟着喊的竟是尹飞龙！他双手被人架在身后，眼镜掉了，但头却昂起，腊黄着脸，瞪直了眼睛，低沉有力地喊著[r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都呆了，全场鸦雀无声，只听着他一个人喊。」

「啊……」我长长吸了一口气，胸口也是胀饱饱的，说不出话来。

「本来，有人提议公审时，照例用铁丝箍住他的嘴，怕他喊反动口号。可是有人说不必要，谅他没有道个胆量，终于波用。现在眼睁睁看着他喊「毛主席万岁」，绑架他的人又不敢用手捂住他的嘴——怕犯错误。这时，后面的观众骚动起来，往台前拥挤，任大会主席怎么喊「加强革命纪律」，全不理睬。红卫兵慌忙抢上台，霸住了，不齐群众上去。主席只好宣布立即枪决，唯恐生出乱子。于是四五个人把尹县长抱上卡车，预定游街的节目也取消了，就直接往乱石堆开去。您知道沟口的乱石堆吧？」

我点点头。有一次我坐板车进山，曾经过那里——两旁悬崖绝壁，中间是山沟冲出的一片扇形乱石地带。

「尹县长被梆架在一根预先插在石堆里的木椿上。当举枪对准他时，他又仰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眼睛鼓得大大的，眼球好像要爆裂开来似的，嘴唇也咬出血来。大家吓坏了，对着这样的口号怎能开枪呢？非让他停止喊口号才行。我哥哥正好有两条大手帕，就上去把他的嘴堵上了，刽子手这才开了枪。道一次，一声欢呼都没有，也没有人想走近去看，那尸体就孤零零地斜挂在木椿上……我偏过头不敢看，一个农民却盯着我问：他这么喊[毛主席万岁]，怎么还枪毙他？」

「你怎么回答呢？」我说。

他苦笑地耸耸肩膀。「我叫他少管闲事。」

我们都沉默了。又刮过一阵大风，暮色就提早降临了。

「那尹老先生还好吧？」我想起那好客的老人。

他摇摇头说：「他已溘去世了。」

接着，张小弟站起身，说要回去开会，就匆匆走了。我也不问尹老是怎么死的，脑子里只是反复地涌上一句平日诵熟的毛泽东的话：「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一九七四年）

## 绿 卡

年岁大了积习难改，来美国快一个月了，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林同富今天又是三更半夜就醒来。掐指算算，台北正是华灯初上，夜市热闹的时光，难怪自己精神抖擞。要是在台北家里，睁开眼就可以一跃而起。这里起来没事做还吵了别人，一把老骨头也就只好和床铺貌合神离地折磨着。

好不容易熬到曙色打窗帘缝隙里钻进来，老头子便悄然起身。老伴有睡早觉的福气，知道他起身，只动雨下眼皮，又继续拥被高卧。

穿戴齐整又漱洗完毕后，他到客厅里面窗闲坐。窗帘日夜敞开着，送进一角蓝天，带着几抹朝霞，有轻红淡紫，好不艳丽。南加州就是这点好，十一月了还像初夏，天天晴空万里。台北的亲友常问他美国哪儿好？他总说：「加州气候好。」

这是天地良心的话，只是他没有勇气说出下半句：「但人活著，也不全靠气候吧？」

闲坐得无聊，他起来把客厅里养的八九盆花草挪了位置，重新排列组合一遍，然后细心地烧了水。这一房一厅

的公寓，空间固定而且有限，花草挪来摆去，看起来实在大同小异。同富饱食终日，闲得难受，因此住进来以后，花草已程挪过七八回了。退休以前他在省政府某厅调度室工作，调拨派遣惯了几部车辆，如今不拨弄点什么，似乎就手痒。退休后在士林开了家点心铺子，也和这脾气有关。

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不止由于身体结实——通了年就踏进七十大关了，还没遭过大病痛——主要是他一向爱干活。有活干就感到生活有内容，日子过得踏实，似乎对谁都不亏欠，因而心安理得。当初[小成都]鸣锣开张时，儿子和女儿齐声反对，劝他别自找苦吃，还是来美国受儿女奉养，享点清福。四年干下来，自己倒还

蛮起劲的，反而是到美国住了几回，却越住越乏味。

他倒剪了双手，站在窗口眺望。对面也是一栋十层楼的公寓，目之所及，家家帘幕深垂，把朝阳挡在窗外。下面的马路却已苏醒过来，汽车三两而过，半天竟没瞧见一个行人。

他开始在窗口和沙发之间来回踱步。每天这个时候自己都出去步行一小时。今天听了早课，内心不免有些惭愧，于是斗室里走几步也聊胜于无。

昨天买了一份「世界日报」，洛杉矶版上登载了两则



暴力新闻，看得老头子心惊肉跳。头一条说有个老人在街上行走，五六个青少年撞见了，竟莫名其妙地把他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呼啸而去。后来老人被警察送到医院急救，醒来向记者说，和凶徒以前素未谋面，自然谈不上瓜葛或怨仇。另一条消息说，有个华裔老妇人在自己公寓雷梯内挨了凶徒一拳，又被抢去皮包、手表和戒指等。

看完报纸后，同富赶紧把这一版悄悄丢掉。老伴胆子最小，也很会杞人忧天，他不想让她跟着担惊受怕。

在洛杉矶，凶杀劫掠不但不是新闻，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不过一下子看到两个案子都牵涉到老人，其中没有华人，不知怎的竟让他耿耿于怀。

「同富，你今天没出去散步吗？」

几时老伴已经起身，正路过客厅要去厨房烧水沏茶。

「唔，搞几盆花草，竟忘了时间……」

他停了踱方步的动作，随口支吾着。打破常规是有些心虚，连忙又补充一句：「吃完早点，就出去溜一趟。」

「吃了早点我们就得出去了。」老伴提醒他：「你忘了？小妹早上要来载我们去看房子。」

看房子？他先是一楞，终于记起。可不，真给忘了。说老头子没有毛病，并不准确。他是有点小毛病的，

那就是记性差。尤其是不乐意做的事，他忘得特别快。

[房子，你看好就得了，我还是溜公园去。]

「哎，你行行好吧！」

老作陪着笑脸央求他。

「我说同富，要住个半年的房子，你不中意，我怎敢租下来呀？」

「按我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房子哪儿都贵，临了也省不出多少租钱，甭搬得啦！」

他是个安土重迁的人，在台湾住了三十一年，总共搬过两次家。如今到美国才一个月，又要搬家，想着就老大不愿意。

「喂，出门在外，能省就省嘛。」

老伴怕他执拗，蹇进厨房前，像哄孩子似的，用那数十年如一日的四川软腔感化他。

[我说同富呀，看在绿卡份上，我们好歹忍着点儿，啊？]

「噢，绿卡！」

老头子的锅刷眉猛地一抽，那皱折深得可以挂油瓶。他慢慢地别过头去，瞪起对过的大楼，瞪着那些格式千篇一律的窗户。听到绿卡，不知怎地一口气就冒上来，堵在

喉头，吐又吐不出来，叫他干憋得心窝发毛。

记起绿卡，真是一肚子辛酸苦辣啊！同富对自己说。

想当初都是老伴出的主意——当然也怪自己耳朵软——如今弄得欲罢不能，简直进退两难。

自从儿子和女儿在美国拿到永久居留身价后，做媽媽的就暗示明说地，要子女也替父母申请张绿卡。

「美国说不准哪天就变了主意，那台湾还能保多长呀？不如早些把去的手续办妥，万一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要走也方便些。」

同富早听人说过，美国是「少年人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一辈子来玩一次，他有兴趣；要说长生，甚至埋骨斯土，他可是不愿意。无奈老伴的恐共病到了病人膏肓的地步，不弄张绿卡搁在口袋里，在台湾住着就不安生似的。

终于，在七六年春，办完了退休手续后，也接到了绿卡。子女寄来了旅费，自己也准备了一笔盘缠，夫妇俩就飞来美国报到。先在威斯康辛的儿子家住了两个礼拜，接著让儿子陪着逛了芝加哥和纽约，然后飞到洛杉矶女儿家住了两个礼拜。他们最想看的是儿子和女儿，看过之后就心满意足。至于什么狄斯耐乐园，看在女儿的孝心上，

两老勉为其难地陪着孙女儿凯丽折腾了一天，几乎累散了一把老骨头。

「爸爸喜欢美国的生活吗？」

女儿曾问他。

「嘎，还是台北舒服多啦！」

老伴也同意：「说到生活，当然是台北舒服。打麻将有搭子，多的是串门聊天的朋友，要吃什么都有，爱上哪儿也都去得了。美国车子多，可要是自己不会开，那就和少了两条腿没两样咧！」

「在台北，做生意也门路多。」

同富对此最是津津乐道。

他做了一辈子公务员，对生意早跃跃欲试。退休前两年就和老伴合计要开个小馆子，充分利用她的烹调手艺和自己的经营兴趣。做生意，一则自己有事做，又不必依赖子女供养，再则也想积一笔钱将来回山东老家探亲用。

因此美国回来后，夫妇俩就利用老头子领的一笔退休金，加上私蓄和朋友凑的钱，在士林开张了「小成都」，专做四川小吃。老伴是四川人，一生和面粉打滚过来，面食样样精通；最拿手的是牛肉，不管是粉蒸、麻辣、红解或凉拌，莫不精致可口。她亲自下厨，同时临督和训练厨

子。经过耐心傳授和实践，红油抄手和麻辣牛肉越做越地道，遂成了招牌点心。他们的生意带着些客串性质，营业时间短，黄昏开张，夜里十点就打烩。同富自己管账，外带指挥两个夥计和一个半工。日子过得紧张忙碌，但也都对付得过去。因此，辛苦之余，倒也乐在其中。

第二年，生意刚有起色，正出现盈余。这时美国的儿女来信催两老报到，否则永久居留身份有被取消的危险。不得已，雇请了一个经理兼账房来看管铺子，夫妇筹了一笔旅费，又飞来美国住了一个月。

和儿孙相聚，共享天伦之乐，这是老夫妇俩感到最愉快最欣慰的事。然而道一趟花费也够瞧的，回台湾后足足做了半年生意才弥补过来。

七八年又来报到一次。这时同富已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不管是精神、体力或是经济，他都觉得负担沉重。

儿女是有心孝顺的，不时寄点钱回来，但对生意的周转，实在微不足道。儿子每封信都表示，父母需要钱时请随时通知他，老父却从不屑于伸手。

老头子是好强的人。以自己中学生的学历，一生勤俭奉公，居然能把儿女栽培出国，都拿到了硕士学位，在亲友面前可说享尽了风光。他觉得应该老而益壮，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晚年不必靠儿女奉养，那才叫真正光彩。儿女的孝敬，他只当意外收入，哪怕再窘迫，自己从不开口。

老妈妈一辈子不管账，偶然见老头子对着账本皱眉，也会好心地

「怎么样？手头紧就跟孩子们说一声嘛。」

「不用。」

老头子头也不抬地拒绝。

可惜，小本经营的铺子经不起年年折腾。两口子每离开一趟，回来必得花上两三倍的时间和努力才能把亏空弥补过来。厨房失去了监督，点心质量就下降，引起顾客不满，甚至拒绝光临。老板不在，会计也疏忽，账目跟着混乱。查也无从查起，最后还不是一笔糊涂账，不了了之。

四年多下来，同富发现，老两口心血没少花，汗没少流，银钱却不见剩下几个。和他先后做生意的朋友都混得不错，像开家具店的老沈，最近酝酿要开分号了。「小成都」呢？去年装修门面，还得把自己的房子重新抵押才张罗到费用。

老头子担心，这样下去，将来回山东老家的路费势必成为泡影。年纪越大还越想家，他有时不免长吁短叹。

「赚的钱全叫绿卡给吃掉了！」

他几次向老伴抱怨。

赔钱还不打紧，每回来美国报到，在亲友跟前还不好声张，怕被人耻笑是「牙刷主义」的逃跑分子。这份「做贼心虚」的感觉，最叫老头子觉得窝囊之至。

因此，提到绿卡，辛酸之外，他还有一肚子怨气。

「同富，给你烙了葱油饼，快来吃吧。」

老伴在厨房里喊他。

冻顶为龙茶和油饼的香味很快地驱散了林老的烦恼，令他胃口大开。他坐下来，一口气吃了两块饼，又喝了一碗专为他炖的冰糖雪耳。盘子里烙饼还堆得老高。

「干啥烙这么多饼？冷了就不好吃了。」

「给小妹带回去，」老伴说，「她放在烤箱

里一热就行。她说约翰现在也喜欢吃这种烙饼呢！」

说起女婿也欣赏自己的饼，老妈妈皱纹密布的脸得意地绽开了笑容。

「烙得真香！你自己不多吃一点？」

「我够了。你尽量吃，剩下的我包起来，待会给小妹带走。」

老伴永远吃得很少，却把丈夫儿女喂得壮壮的。她自己干干瘦瘦的，幸好精神和体力都不差。

「我也够了，你包起来吧。」

说到留给女儿，老头子也停了筷子。

女儿嫁了美国丈夫，顿顿早餐都在牛奶面包之间打转。她自己习惯了，妈妈却替她难过。从前她在娘家，早餐天天为她变花样，今天油条豆浆，明天葱油细粉，吃一个礼拜也不重复。现在吃得这么单调，老妈看着心疼，恨不得顿顿代劳。

收拾了早餐后，老两就坐等女儿来。九点过了，才把她盼来。两岁的海伦也跟了来。

「凯丽呢？」

外婆抱着海伦亲热着，同时问起大孙女。

「送到幼儿园去了。下个月我开始做半工，连海伦也要送去。」

「两个都进幼稚园？作孽呀！」

外婆听到两个女娃要进幼稚园，把怀里的小海伦搂得更紧。那种难分难舍，就像对方要被送去管训般。外公知道女婿的脾气，不愿让岳父母当免费保姆，说了也没用，因此并不劝阻。

「小妹，今天看几家公寓？」

他问女儿。



「我找到三家招租广告，都去看看吧。」

她给父母找的地方在洛杉矶郊外，叫蒙特利帕市。

「爸爸，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

路上，女儿就向两老介绍这个正在拓展中的城市。

「这里有很多中国铺子，街道名称也是中英对照。和洛杉矶的唐人街一样方便热闹，但是街道宽敞许多，也不拥挤。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往这里搬，大家管它叫新中国城了。」

女儿把他们车着在蒙特利帕逛了个把小时。果然名不虚传，华人面孔多，街道宽广，不拥挤，还处处显得有发展余地。

「这里应该改叫台湾城！」

同富向女儿建议。

他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台湾。随便选了两家铺子，就听见有人讲普通话和台湾话，不像洛杉矶的唐人街，清一色是广东佬的天下。就是店铺的招牌，譬如「顶好」和「九如」，也是台湾常见的名称和款式，使人感到这是真正的中国风味，而非老广的势力范围。有一条佳味街更是中文报馆林立，这里是「世界日报」，那边是「还东时报」，林林总总五六家以上，看得老头子眼花撩乱，似乎比台北

还要集中，还要热闹。

拿三家房东来说，就有两家是台湾来的，一家台污人，一家浙江人；大家用普通话交谈，颇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觉。第三家是一对广东老夫妇，没住过台湾，因此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他们说英语，靠同富的女儿当翻译，双方才能沟通。

偏巧老广这家的居住条件最理想。房东夫妇在楼下开了一家南北货铺子，自己也住楼下。楼上有一间堆货，其他地方整治出一房一厅，厨卫俱全，墙壁也新粉刷过，家具半新旧，但一应俱全。水电杂费包括在内，每月只要三百块的房租。

[太便宜了，爸妈快租下来！]

女儿在一旁低声撺掇着。

老妈妈一句挑剔的话都没有，只在老头子耳旁嘀咕着：[同富，好像价廉物美……]

老广夫妇似乎很中意林老夫妇，向他们女儿又说又比划了半天。

「爸，你们要就快定下来吧！」

女儿听完立刻代房东催促了。

「他们说，要这套房子的人排了一长列了！人家爱清

静，因此，专等合适的人出租。你们要，今晚十点以前给他们回话，再迟就租给别人啦！]

[同富……]

老伴眼巴巴地瞅着老头子，那神色就在催他立即下定钱。

[那就晚上决定吧。]

不必当机立断，同富先就松了一口气。

回女儿家的路上，老伴却絮絮叨叨地对着他说开了：

[我说同富，咱们就租睛得啦。这里每月四百五，加上电费等七七八八，就将近五百。那边才三百块一个月——光房租，半年就呆以省下一千块。一千块，不少哇！]

那欣喜的口气，好像这一千块已经进了刀子的口袋似的。

钱是首先要考虑的，同富当然同意这一点。美国的移民法越变越严格，去年没来报，今年便要住满半年。为了这半年的开销，还真煞费踌躇，最后是向朋友张罗到三十万台币的高利贷，这才出得了门。光两人的飞机票就去了五万多块，来日方长，不能不精打细算。

[爸妈要是住在蒙特利帕，生活可方便咧！]

女儿也帮妈妈游说。

[楼下是南北货铺子，要什么下楼拿就有。别的东西，走两条街也都可以买到。言语也通，搭巴士更便利。爸爸爱看报，那里满街是中文报纸；妈妈没事想打四圈麻将，也不愁找不到牌友。]

[主要是话说得通，这比什么都好！]

老太想到可以摸到麻将牌的远景，脸上的皱纹立即堆成了花朵。

同富一路听着，没有反驳。母女说的都是实话。女儿要出去上班了，不能常常来陪伴父母，怕他们寂寞，才建议两老搬到那里住。两老几乎年年来洛杉矶找女儿，不能帮刀子忙已够惭愧，怎么说也不好再给她添心事，他想，这次怕非搬不可了。

[爸爸喜欢做生意。蒙特利帕是个好地方哪！]女儿眼盯着高速公路，嘴可没闲。[先住一阵子看看，要是喜欢，以后索性把土林的店搬到这里来开吧！]

到美国来做生意？老爸嘿嘿笑了两声，还是不言语。

在台北住了将近三十年，比山东的老家，比大陆其他地方都住得长久。出门走过一条街，不和三四个人打招呼是少有的事。这样熟人熟口的地方，生意尚且做得勉强勉强，怎敢到人生地不熟，言语又不通的美国路码头呢？

[生意还是在台湾做好，熟人多嘛！]

老伴这时颇知己地代老头子回答了女儿。

哼——老头子鼻孔里轻轻冒一声气——要不是为了绿卡，今天[小成都]说不不定期开了分号了。

女儿先去接了凯丽，这才回家去。

[妈，中午做什么吃好？]

[你说吧，爱吃什么我就做什么。]

妈妈爱宠地任女儿点菜。

[吃大卤面吧。]

老爸喜欢省事。

[不，我想吃担担面！]

女儿撒娇地要求。

[那就吃担担面，不费事！]

妈妈满口答应。她让女儿去料理两个小孙女，自己到厨房忙去。

老头子一进女儿门，就发现玩具狗熊堵在走道上，起居室里凌乱不堪。女儿请爸爸坐，他却怎么也坐不住，宁可冒着毒辣的太阳，到后院帮她整理花草去。

女婿在加州大学教书，图方便，房子就买在学校附近。这是黄金地带之一，房价昂贵，三小间卧房地产，后院巴

掌大，但据说每月就要付五百块的贷款利息。女儿结婚以来一直没有出去做事，靠女婿的一份薪水，生活普通而已。台湾的亲友听说林家小姐嫁了洋女婿，以为多么荣华富贵，都羡慕不已。老爸来回跑了几趟，心知肚明，在人前从来不敢夸耀。

女婿肚量不小，曾几次请岳父母搬进来住。但是一厅三房四口人住，按美国标准来说并不宽裕，更何况还要腾出一间给女婿做书房。两老怎么也不忍心挤进来。

头一回到美国，同富俩是住的女儿家。那时只有凯丽一个孩子，他们就占用了她的房间，把刀子赶到父母房里去。有天老太太早起，撞见女婿睡眼惺忪地打书里出来，才知道他跟到书房去过夜。老俩口为此，好生过意不去。后来无意中又听女儿说起，约翰的父母来洛杉矶看见儿媳一家时，竟都住旅馆。打这以后，再来美国时，同富说什么也要在附近另租房子住。

凭心而论，这个美国女婿人还真不错。待女儿好，待岳父母敢客客气气的。为了和老人打交道，特地学了几句[你好][我好][谢谢]的应酬话。言语虽不通，见面总是笑咪咪的，经常给老头子敬烟递酒；对老太太的烹调手艺，一向竖起大拇指夸好。老妈妈从前听到女儿嫁洋人，哭成

泪人一个。如今氩他当成一个宝，和亲儿子一般痛惜着。

仅管如此，同富总有些怕见到女婿，特别是年轻夫妇在一起的时候。

每想起头一次见到女婿女儿的亲热镜头，他心里似乎还觉得尴尬。那是刚到美国的第二天，女婿下班回来，见了妻子就紧紧搂在怀里，又亲又咬的，关天难解难分。同富结婚四十年了，和老伴熄了灯也能热火得很，但是当着旁人，两人可是连手都不会握过。当下一张老脸窘得不知朝哪儿摆才好；像开车闯了红灯，忐忑不安，十分愧疚。他庆幸小俩口感情好，自己却宁可避开些。

[我晚上给哥哥打电话，告诉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又好又便宜的套房。我敢打赌，哥哥一定劝你们马上搬进去！]

老太太招呼父女俩吃面的时候，女儿还念念不忘租房子的事情。听到女儿要打电话，老太的确良眼睛跟着一亮。

[今天是礼拜五吧？]

她问老头子。不等对方回答，就企盼地说：[是礼拜五的话，毛毛也会打电话来！]

独生子都三十八岁了，在他娘嘴里永远是长不大的小毛头。

[今天是礼拜五，他八成会挂电话来。]

老爸对独生子的电话颇有把握。两老在台湾时，独生子每个月寄一封邮筒；来了美国后，他每个礼拜打一次电话，几年来都是这样。

美式生活很忙碌，老头子也了解，因此不能奢求。

[妈妈，今年房地产又暴涨，哥哥嫂嫂发财啦！]女儿言下颇为羡慕。[过两年，他们保管成了百万富翁！]

[嘎，发财管啥用，不如养两个胖娃娃。唉！]

老太太喜孜孜地裂开了嘴，又美中不足地喟叹了一声。

[他们是该生孩子了，]女儿也热衷地唱和着，[起码可以少交锐。]

[你劝劝他吧。我们说破了嘴，他也听不进去。]

[好，我晚上就告诉他：要孝顺父母，就赶紧养个娃娃！]

女儿说着咯咯笑出声来。

林老被担担面辣得鼻水直淌，正忙着找手帕揩鼻子。这时凯丽靠过来，要外公看她画的彩色画。

[好！凯丽画得好！]

他翘起大拇指夸奖。孙女儿开心了，在他脸上印了一吻，这才雀跃也似地离开他。



有孩子多幸福呀！他想不通自己的儿子和媳妇为什么那么固执，到现在还不肯养孩子。他们住的威斯康辛已是寒冷的北地，公寓里没有小孩，白天夫妇上班去，两老困在家中，那种清冷和寂寞，比被打入冷宫还难捱。他们就只有头一回到美国来时，去儿媳那里住过，以后都是儿子下来看两老。

同富虽然不开口，心里可是和老伴一样，巴不得快抱孙子。女儿嫁了洋人，儿子再不生育，林氏这一支等于绝后，几年来这个忧虑一直是个心病。可叹的是，来自香港的媳妇思想比儿子还新潮，不愿意养孩子，先忙着赚钱。钱赚多了怕重税，也怕贬值，就全投资在房地产上。继续继续地听独生子说起，在泰浩湖畔置了公寓，在奥列冈州有块林地，哪里又有栋房子……夫妇俩俨然是个小地主。

这样忙着经营房地产，两口子当然没空收拾自家的庭院；为了省事，反而长久地住公寓。女儿说得不错，过几年儿媳真呆能跃升为百万富翁。不过，眼前他们的资产全耗在不动产上，每月穷于应付抵押利息，经常也有周转问题，似乎不比老爸经营个小铺子轻松多少。

儿子是孝顺的，一再欢迎父母去他那里住。

媳妇就几次表示过：[爸爸妈妈住不惯公寓，要住独

门独院的房子也行。只要早一个月通知我们，先把房客迁出去，就没问题。]

老爸不忍心为了自己短期居留，叫儿媳去驱逐房客。他宁可忍受高价房租，在温暖的南国州傍着女儿住。

[爸爸，你信不信？哥哥嫂嫂搞房地产，赚够了钱，四十五岁就可以退休啦！]

[四十五岁退休？啧啧！]

老头子不以为然地摇头了。他想，我六十五岁退休还开家铺子找事做。四十五岁就退休不闲得发毛吗？年轻人到美国，敢情都变了！

下午，老夫妇俩帮女儿收拾了一会后院，又陪孙女儿玩了一阵。看看太阳西斜了，两人才起身回自己公寓。女儿送出门时，塞了一小卷钞票到妈妈手里。

[妈，一点点钱给你们买水果吃。等我上了班后，就可以按月给你们送钱来。]

她的口气混杂着抱歉和安慰的意思，似乎以前给得太少，今后有能力孝敬了，自己也感到宽慰。

老伴不疑有他，老头子一路上却管自默默琢磨着女儿的话。他疑惑，女儿是不是因为我们这回要长住，逼得出去上半天班呢？以前从没有听说她要出去工作，现在忽然

拼挡一切，狠了心把两个小女儿托送出去。这样辛辛苦苦地出去做工，难道是为了[按时]给父母送钱来？要真是这样，今后他更怕看到女婿了。

进了公寓大门，老太就问：[今天查过信箱没有？]

十次开箱有九次空手而回，他的兴趣并不大。既然老伴提醒，少不得掏了钥匙去察看一下，谁知竟有一封邮件。

[马荣胜又来信了。]

他说着，向老太扬了扬手中的邮件。

马荣胜在[小成都]做了快一年，先是当采购，算半工，后来捎带着管账。最近老夫妇要来美国，才提升他当经理，掌管所有进出款项，整个铺子委托他料理。他很负责，每个礼拜都给林老板一封信，报告生意情况。

[前天他才来过一封信，这么快又来信了？]

老太记性好，收过的信记得清清楚楚。

[这姓马的做事还真勤快。]

换了几个采购，就数马荣胜最投合林同富的意。他五十出头，还孤家寡人一个；话不多，但见了人点头哈腰，一副和气生财的模样；办事卖力，管账也麻利。同富准备这次回台湾后，如果一切顺利，以后整个店铺就交给他经营，自己改为从旁监督。

进了屋，同富架起了老花眼镜，把信拆开来读。

[他说生意还不错……]他一边读信，一边转告老伴。

[物价又涨了，这也不是亲闻罗！咦，你听听这个……]

老太连忙挪过身子，和老伴并肩坐在沙发上，听他读信。

[您向沈经理借的三十万块，最近他有急需，我先从账上凑了十万给他，特此向您禀告一声……]

老头反复念了两遍，一张黑锅脸气得快冒烟了。

[这老沈真不够朋友！]他扔了信，对着老伴骂开来。

[当初说得好好的，借年给三分利，也没亏待他呀！怕我们跟了他这点钱不成……]

老太细心，当下劝解地说：[先别生气，也许他真的周转不灵，真是的，要债也应该找我们，怎么向马经理要呢？]

这倒提醒了林老。两人磋商了一下，就挂了长途电话给沈老板。他不在家里，打到家具行，才发现沈经理夫妇到马来西亚去了。

因为英语不通，不能找接线员叫人，只能自己直拨台北。这一来，没和姓沈的说上话，长途电话费就花了两笔。同富挂上电话，又气又心痛，整个人瘫在沙发上，好像病

了一声。

[晚上给马荣胜打个电话吧，叫小妹来帮我们叫人。]

老太帮忙出主意不说，怕老头难受，赶紧去热了一碗冰粮雪耳给他吃。

活到七老八十的年纪，还不会给这这么逼过债，同富越想越气闷，对着老妻端来的补品，实在食不知味。以前给儿子凑留学保证金，也曾借过债，但平平顺顺的还清了事。哪像今番，人到美国不定期没安顿好，债主在台北已经上门讨债了。

[做生意，人是不能三天两头往外跟。你瞧，前支出刚出门，后面人家就翻脸不认人啦！]

他冲着老伴自怨自艾地，说完直叹气。

[以后我们还是每年来报到比较好，]老伴带着亡着补牢的口气说，[待的时间短，生意影响也不大。去年要是一鼓作气来了也就算了。]

他瞅老妻一眼，没有吱声，黑锅脸不但没有懊悔之状，还傲气十足。

去年他不愿意来报到，固然是生意忙，主要还是他对美国生了气。卡特总统宣布与中国大陆建交，片面中止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把他气得七窍生烟。为了大陆十亿同胞

着想，他并不反对美国的决定。他生气是卡特的闪电作风，好像成心侮辱台湾的人民，这使老头子怒不可遏。他桌子一拍，说什么也不去美国。

今年，要不是面临绿卡失效的威胁，他也不愿动身。生意做得正欢，要撒手半年不管，真叫他难以割舍啊！

[咱们放弃这绿卡吧！]

[辛苦了这么多年，放弃多可惜！]老太太舍不得。[毛毛和小妹还直叫我们搬来美国住呢。绿卡一旦失效，以后再早请据说就难了。]

唉，同富想，这绿卡真成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

两人闷闷不乐地捱到晚上八点。女儿张罗了晚饭，把孩子丢给丈夫，自己一个人赶过来。

[爸爸，你把生意卖了吧！]她一进门就向老爸劝说。[年纪大了，还弄个馆子，不是自己找罪受吗？爽快搬来美国住吧。]

老爸哼哈了两声支吾过去。他想起公园里一些晒太阳的老头老太，一坐大半天不动，不知是醒了还是睡着。要他放着[小成都]的老板不干，跑来美国坐冷板凳吗？

他重重的摇晃着黑锅脑袋。

女儿打了电话回台北，却找不到马经理。

[再打一次，随便找谁，问问也行。]

他下了决心，要问个水落石出。算算时差，正是台北的下午两点半，全体职工应该上班半小时了，马荣胜竟然不在。他觉得奇怪，甚至有些不安。

电话很快接通了，听话的是厨子老王。

[马经理请假三天了，]老王一上来就向老板诉苦，[他住的地方又没电话，我们找不着！店里那个忙劲儿呀，您老不知道甯！我又是厨子，有时还兼带跑堂哪！]

林老板想像得出店里的忙乱，也急得对着听筒喊起来：

[喂，他什么事请假？怎么没……]

[没跟我们说呀，不过，听谁吹过风……]

对方忽然欲言又止，这可把老林包得快蹬脚了。

[喂喂，老王，你说呀，听到什么来着？]

[噢，也不知是真是假，有人说马经理要结婚，好像到南部去相亲了。]

同富一愣。结婚是好事，姓马的干啥要保密，事先竟不透一点口风。

[沈经理？噢，那个长城家具行的沈先生吗？没听过，

我是说，我不知情——您知道，我厨房的事还忙不过来，从不管账的。]

[现在谁管账？]

[跑堂的兼和账，喏，他们还没来上班。]

[这都啥时刻了还不来上班，啊？]

林老气得都快吹胡子瞪眼睛了，一想越洋电话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只好吆喝地对着话筒交代：

[马经理一来上班，叫他立刻给我来电话！]

他一挂上电话，母妇俩连忙问怎么回事。

[真是一笔糊涂账！]

他把情况说了一遍，气得胸口一起一伏的。

[这姓马的真鬼诈，原来只是貌似忠厚啊！我们一转身，他就开小差，那十万块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长此下去，我看着这趟回家，铺子保不准要关门大吉啦！]

[爸爸先不要着急。]女儿安慰他说，[马经理绝不会为了这区区十万就跑掉，明天再打过去问问。]

[靠电话打来打去，遥控不行啊！]

他直摇晃脑袋，期期以为不可。

老太也觉着蹊跷，心怀沉重起来。她望着老头子那张黑锅脸，它绷得紧紧的，似乎一揭了盖立即可以爆炸开来。



[也许小妹说得对，]她忽然横了心似地向他说，[我们这样两头跑不行，还是把店卖了吧！]

[两头跑是不行，]他把手一摆，加重语气地说，[我们应该马上回台湾，专心做我们的生意去！]

[怎么……]

老太瞪目咋舌，不知他是真话还是气话。她转眼望女儿，只见女儿沉静地盯牢了她爸爸的脸，好像正仔细地考虑着他的主意。女儿竟然没有劝阻的意思，这不但令老太错愕，连老头子都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正面面相觑之际，电话铃声忽然响起。

[毛毛的电话！]

老太像盼到了救兵，飞快地瞥了丈夫一眼，好像告诉他：[听你儿子怎么说吧。]

同富锁紧了一对铁刷眉，雷打不动的坐着。

女儿去接了电话，果然是哥哥打来的。

她把白天看房子以及台北店铺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哥哥。

[爸爸想马上赶回去照料生意……嗯，绿卡只好放弃了……哦，好。]

她把话筒交给爸爸。

同富接过话筒，就先发制人地向儿子宣布：

[毛毛，我们不搬了，这就回台湾去！[小成都]不自己照料，早晚非垮不可！]

他万没想到，儿子不但不反对，不定期挺赞同老爸的决定。

[爸爸妈妈住惯了台湾，回去住也很好。我和小妹呆以轮流回去看你闪。生意做着玩玩也行，太累了就卖掉，去游山玩水……]

[不卖，不卖！]老爸一迭声地抗议，[好不容易打出了字号，怎么舍得卖掉？]

儿子也不坚持己见：[那就多找个人来帮忙吧。爸，下礼拜就是感恩节，我们有四天假。今天刚订了飞机，我们一起来看你妈妈。]

听到儿媳双双要来，老爸一阵高兴。回台湾的决定，儿女这一关竟然顺利通过，欣慰之余，老头子忽然起了归心似箭的感觉。

[我看这样吧，毛毛，你们先省了这趟机票，留着回台湾来过年吧。]

[也好，]儿子答应得很爽快，[这几年你和妈妈跑美国，我们就没回台湾了，正想回去看看。]

儿子和妈妈聊了几句，这才挂了电话。

有如石头落地，同富感到手脚轻快，很想跳起来绕着客厅转一圈才好。他也想把那几盆花草再挪动一番。

但老伴却愁眉苦脸地望着他。

[同富呀，你说走就走，那绿卡……辛辛苦苦地保了几年，作废多可惜呀！]

[作废拉倒！当初原就不该搞这玩意儿。]

[可要是台湾……]

[天天担心台湾，它不还好好的吗？倒是我们自己，几年来为了绿卡，简直疲于奔命！再这样下去，没被子[共产]，我们自己倒先破产！]

[可是，万一局势变化，要是……]

[啧，怕什么，他们不来，咱们自己还要回去呢！]

第二天，女儿高高兴兴地替两老订了回台湾的机票。

（一九八零年）

## 圆通寺

返台北不久，不知怎么谈起了表姐。亲戚说，她住处离圆通寺不远，我若要找她，还可以顺便游览寺庙。拨通电话后，表姐约我在公车站碰头。

二十多年不见，竟然彼此一眼就认出，还争着咬定对方[一点没变]。我绝非美式的恭维。表姐只大我关年，都是中年女人的中庸身材了；不同的是，我靠克扣自己的口福，她却像珍芳达的高足，练得肌肉浑圆结实，同一寸累赘。没变的是那张脸，仿佛岁月停驻了脚步，在突出的部位上还留着少女时代的光泽。烫得烧焦也似的一头卷发已掺杂了好些白发，脸型也由当年的初月转为满月了；然而那高耸的颧骨犹如拉紧的弓弦，皮肤细密红润，透着上了釉的晶莹瓷感；双眸更是亮堂堂的，神情活灵灵的。这哪儿像亲戚说的[遇人不淑]、[独自拉拔三个孩子长大]的可怜人形象呢？

[你怎能一丝皱纹没有？]我使劲地捶打她的大衣垫肩，还像童年时代那样，耍赖顿脚抗议着，[你令我嫉妒啊！]

她一阵咯咯大笑，酣畅一如儿时猜中了元宵节的灯谜

那样，只是嗓音清朗浑厚得多，身子也不再前仰后覆了。

笑过后即兴冲冲地建议：[去圆通寺好吗？]

[随你。]不过我表示：[先去看看你的家吧。]

[我那地方很不像话，和人没得比的，你不看也罢。走，我们上圆通寺去！]

不由分说，她笑嘻嘻地挽起我的膀子就迈开了步子。那份亲昵和热乎，还和六址年代两人手牵手上圆通寺一个模样。我环视左右，记忆里的大片沃野已转为市镇，连丛林山坡敢是屋宇层叠，景致变化之大，令人兴起沧海桑田的感慨。正值寒冬又兼阴沉的天气，我只披了件毛衣，在公车站还觉得清寒瑟缩，此刻在表姐臂弯中，却感到一凤暖流源源不断地传过来，如沐春风。她的兴奋和喜悦像团烈火，不但驱寒，也烧化了几十年的隔阂。

[你在美国出入有车惯了，]没走几步她就想到照顾我，[要不要揽部计程车？]

看她另一手擒个草编手提袋，身着短大衣，外加长裤和运动鞋，显咋有备而来。我正好穿了低跟鞋，敢就不甘示弱。

[我在美国没学会什么，倒是走惯了路。]

说着我有意抢先一步。她立即跟上，腿脚既利落，嘴

里还滔滔不绝。

[自从你出国，我断断续续的听到你一些消息，知道你生了一个儿子……]说到这里，表姐忽然顿住，侧过头来不信地盯住我，问：[只生一个？]

[是。]我告诉她，离婚后，孩子一直跟他爸爸在纽约，我后来搬到西岸，也还每年能内陆他两回。

返乡没几天，我已被迫几次解释离婚不要儿子的因由，否则便有遗弃之嫌似的。这回我索性自动报备了：[不是我不要孩子，实在是他的祖母很坚持，不给就许儿子在离婚书签字。你知道，老一代的很重视长男长孙。]

[那倒是……反正你再生也不难。]

她说得爽快之至，似乎比母鸡下蛋还轻巧，我只有苦笑的份。我也并非畏惧生育，但是第二个丈夫是老美，和他前妻已生育了两个，坚持不要孩子，再婚时已约法三章。也许是没孩子，这场婚姻结束得很快，但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哟，忘了问你，又结婚了吗？你这么有学问，不知有多少人追洲唷！]

她钦佩的语调，尤其那泉水般汨汨而涌的羡慕之情，无异给我本已艰涩的舌头再了套了个结。我回乡是为了埋

葬异国的困顿挫折，最怕人家刨根问底了。

[后来又结了一次婚。]我尽量轻描淡写地交代自己，  
[不过大家都追求事业，不想要孩子。现在这把年纪，生孩子又嫌晚了。]

[真可惜！我和你相反，我要孩子，因为丈夫太没指望了！]

[他做什么工？]

为了避开自己，我顺藤摸瓜地问起这位素未谋面的表姐夫。记得是大学二年级吃到表姐的订婚礼饼，才知道她要出嫁的消息。夏天我约她上圆通寺，问起婚事，她含羞默默地，也听不出个所以然。那时表姐在工厂上班，我总以为男的也做工。

[他哪肯做什么工？就会赌博！你只看他一双手就知道了，十指像葱头般白嫩，命才好哪！哪像我的……喏，不信你摸摸看。]

她双掌夹住我的手，来回一搓，果然硬如板刷。那不仅是烧饭洗衣，而长年累月地编藤条和塑料线的结果。仅是抚摸一下这双手，表姐这些年的生活已不言而喻。想到我们曾度过可爱的童年，而我长大竟远走他乡，对童年的伴侣不闻不问，不禁暗自惭愧。

[台湾的男人常常会沾染点嫖和赌的习气，]我聊胜于无地安慰她，[不过人到中年总会改的。]

她轻轻笑了一声，抽回手又挽起我的臂膀，脚步始终未曾停过。

[他哪里会改？]表姐嗓音朗朗，口气却淡淡的，倒像在议论他的的闲事，[不改也罢……最好长久赖在赌窟，住在姘头那里，永远不回家才好。]

[姘头？]我吃了一惊，[他什么职业，还养得卢姘头？]

[就是赌嘛，还有什么？]

原来姐夫好吃懒做，专门被养在靠聚赌抽头的女人家里，终日赌博。赌本上女的供给，输了白玩，赢了抽头。要等赌腻了，才会趑回家住两天换换口味。在家也是游手好闲，还要人好吃好喝地侍奉着。

[这么不负责任的丈夫，你不给他做饭嘛！]我毋宁是抗议表姐的软弱。

[那怎么行？他会打人摔东西耶！吵得鸡飞狗跳不说，还要拿孩子出气。可怜孩子吓得只敢流泪，还不敢哭泣出声。我做母亲的，能忍心不借钱当东西来给他打酒喝？算了，我看到乞丐还施舍呢，也只当前世欠他的债。]



[为什么不离婚呢？]我气得牙痒痒的，[这是什么时候了，还受这个气？]

表姐反而惊讶地瞪我一眼：[拖着一群张大嘴的孩子，离了嫁给谁？]

[你反正是靠自己……]

[有个挂名丈夫总比没有的强。聚赌的人家都养着流氓，自有一套黑道的伦理，起码没人敢明目张胆地欺负我。你想，我好歹维持了一个家，孩子出入有面子，也知道我为他们忍气吞声。有人理解，什么苦吞不下？]

她反问地瞟了我一眼，一副乐天知命的神情。我叹息连连，却不知如何反驳。女人总是为孩子作牺牲，也许我与表姐的关异仅在于不曾被推这个老套而已。可是她那不温不恼的口气，几年津津光道，着实令我诧异到反感的地步。

[你就一点都不恨他？]

[也恨过。譬如侍候他吃喝睡饱了，自己还得爬起床，熬夜穿珠花到天亮，手脚冻得偈冰棍，怎么不怨！有时困得头一歪，手指划破了，血水和泪水一起涌出来。这时看他睡咋死猪一条，养得白白胖胖的，真起抄起剪刀捅进他喉管，再往下一拉，给他个穿膛破肚，也血水四溅才解恨

呢！但是让他横死有啥用？既抵不了孩子的注册费，我还要早起烧炷香来忏悔自己的歹念……唉呀，我早认了！]

好不容易听到她有点反抗意识，却又被一番宿命的结论抵消得一干二净。尤其是话尾流露的心虚和惶恐，令人好笑又好气。我开始怀疑，代沟是否只和年纪有关。当年的林荫道上，如今触目是铁栏、车库、还有花园、假山，甚至人工草皮。讯息爆炸的台湾社会，物质文明都上了山，怎么表姐还停留在我母亲的年代呢？

[听过吕秀莲没有？]

[谁……敢是党外的？]

[嗯，她提介新女性主义。]

[你知道我只有小学毕业，]表姐不依地拿肩膀撞我一下，[好意思考我什么主义！]

[不是考你，]我连忙转开话题，[我想知道，你怎能这么——快乐？]

[凡呈退后一步想嘛！我常说自己像牛，能吃能睡，还会反复地咀嚼美好的回忆。日常事情总做不完，不愉快的事还能不忘？孩子大了也不能闲，小女儿上的是清晨五点的早班，我放时碱点就卢床给她和其他孩子做早饭和便当。女孩子嘛，我不放心，非得送她到工厂门口。赶回家

吃了早饭，又一头栽进计件工作。难得有空我便赶去看戏和跳舞……]

[你——跳舞？]

她又咯咯地笑得肩膀猫背般拱起，脸羞得要藏进大衣领内似的。

[不是上舞厅啦！是跳土风舞，教会办的。]

[你信基督教了？]

[都信。]她于是拉开手提袋，让我看一下里面的香烟纸钱，然后心安理得地告诉我：[等一下也烧香。]

到了山上，她果然先奔大殿上香，还站在释迦牟尼佛前双手合十地默祷了半天，之后她拽着我四处逛了一遍。这天不是周日，游客稀少，比之市区的龙山寺，竟像是被台北人遗忘了的角落。经过表姐提醒，我发现绝大部分建筑，包括我们以前吃齐饭的食堂，还有庭前的苍松桂树，以及崖壁石刻，不是原物保存，也是依稀可辨。

[你说台北翻天覆地变了个样，但圆通寺还是老样子，是不是？]

表姐很以寺庙的老样子为荣。

我们正站在山门前眺望市区。近午时刻，赶上云开日出，山下的屋海，让阳光映得一片灰亮。眼看弹子房和海

鲜店已节节进逼庙前，我觉得表姐也太一厢情愿了。然而，再回首望望这座日据时代兴建的神寺，经历了台湾的经济起飞，如今到了钱淹脚脖子的年代，还能保持简朴古拙的小庙特色，不禁欢为奇迹。我开始相信，台湾奇迹果真多。

倚着门柱，我忽然记得《红楼梦》中敢写了一座圆通寺。书中说贾雨村逛到寺门口，见门柱上有幅对联：

[向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我但愿这儿也能竖起这幅对联，对商业气氛的咄咄逼人，庶几起到棒喝作用。

[我常常想念着我们那次来圆通寺的情景。]表姐说话时一手搭在我肩上，嘴角挂着眷恋和幸福的微笑，整个人沉浸在回忆中似的。[想起你挑捡素菜里的香菇给我吃，还有我想当尼姑的念头……]

[你曾想过当尼姑？]惊讶之余，我又为当时的无知无觉而深感内疚。

[记昨你问我相过亲没有，我只摇头不吱声吗？不是没出息相过，而是阿爸赌输了钱拿我抵债，再不情愿也得嫁嘛。可就在你问的时候，我忽然兴起了出家的念头……你看，我那时就预感到这场婚姻不会幸福了。]

我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她的音容不甚了了，但自己

的心路历程却像天上的日头，豁然开朗了。是的，那时我想的也是相亲，却和出国有关。那是班上有个女同学被一个归国学人相中了，立即闪电结婚，并辍学赴美。我当时脑海中只有这位同学的影子，因为心向往之，两年后也步上同样的道路。真没想到，一样的念头却有两样的结局。

[幸亏你没出息削发为尼，]我恭贺表姐，[现在让你熬出来了。]

[可不。]她轻松地呈了口气，随即亲热地拍我一肩，接着脸上绽出一朵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和腼腆笑容。[担子一天轻似一天，人也觉得一天比一天快乐……是不是我头脑太简单了？]

轮到我以肩膀撞她了：[你不简单。走，我们再去吃一回齐饭！]

（一九八九年）

## 虽是你的房子，却是我的家

说真的，没住过柏克莱，我们不会这么早回归台湾。

你知道俊雄这个人，念台大时就是党外的义务助选员，追求民主自由。我们在美国认识时，头一回提起柏克莱，他就喻为美国自由民主的象徵。在他心目中，柏克莱不但是民主，还是开放和前卫的代名词。婚后不久，他拿了博士学位。工作机会不少，他单单挑中了旧金山，理由是[可以和老家隔海相望]。说穿了，就是想住柏克莱。

记得我们搬进新买的房子次日，即发现对过的房子，门牌十五号的人行道边插了标明[出售]的木牌。那是一栋式样的大小与我们家颇相像的房子，美国人喊为殖民时代式的尖屋顶的楼房。不同的是，它显得灰灰旧旧的，可是门前多出木栏杆围成的迴廊，一把橡木摇椅斜依栏杆，静悄悄地沐浴于夕辉中，阅尽人间沧桑似地阒然无语。

[早知道它要卖，我们满好买这一栋嘛！]

我向俊雄嘀咕着，但愿自己能坐在摇椅中，悠闲地检阅过往的行人和车辆。

[唔，这房子建筑得很牢靠，就是保养不佳。]俊雄学建筑的，一眼能看出房子好坏。[不过缺点化妆，只要倒

几桶油漆上去，也就焕然一新了。]

初为屋主，最好比价。我照牌子上的经纪人电话打去问，开价竟低我们家三万！

[这么便宜！]连俊雄也有婉惜之意了。[那一定很快被抢去。]

[据说屋主在外地，一直租给一位女房客，怎么我们看到好几个人进进出出呢？]

[她显然分租出去了，三卧房的楼房，住一个人也太宽敞了。]

我其时正在害喜，闲在家里也无聊，遵医生嘱常出去散步走动。这天正好碰到经纪人带客来看房子。出名承租的女房客开门让他们进去参观，自己坐在前廊的摇椅上，轻轻晃动着椅子，状至舒适安稳。老小姐模样，三四十岁之间，矮小的个子被一件黑绸衫衬得更加干瘦扁平。板栗色卷发贴耳剪得整齐，鹰钩鼻高挺，双唇闭成一条线，加上脂粉不施，脸显得苍白单薄，神情却相当刚毅。

[嗨，你早！]

我踱到十五号门口时，含笑地招呼她。

[你早，我叫莎拉。]

她起身步下台阶，一面自我介绍着。

[欢迎你们搬来做邻居！]一副主人翁姿态的莎拉，接着便打听我们的来龙去脉。[从台湾来的？嗯，我买过台湾仿造的电脑，不错。你知道，我住柏克莱十几年了，对这一带了若指掌。你有什么事，不妨来找我。]

[谢谢你，]我颇为她的热情感动，[可惜你怕要搬家。]

[没门的事儿！]她口气轻蔑，说定还嘿嘿笑了两声。[这是我们的家，哪能说搬就搬呢？还得给我们时间找房子才行。]

听来也合情合理。本来想来乘机进去看看房子，这一搭讪，倒不好造次。于是回家隔着客厅眺望这边的情况。

看客是一对白人夫妇，女的肚腹微凸，是个娇弱的孕妇。男的确良穿卷起袖管的花格子衬衫和牛仔裤，高大粗壮，不时伸出大手搀扶女的，显得很体贴。他们似乎对房子一见钟情，人钻进汽车了还探出头来指指点点。经纪开走时，男的犹频频回首。

过两天，夫妇俩又出现，还多了个三四岁的小姑娘。男的一手扶着妻子，一手牵着女孩，还九址度弯腰地倾听孩子的话，一望而知是个好爸爸。

这家人来过的第二天，牌子就刷上了[已售]的大字。

就在等房子过户时，我和十五号的邻居熟识起来。右



邻住一位退休的邮差，酷好修车，三天两头就撑起停在路边的老福特车盖，敲敲打打的。左邻是一对黑人兄弟，见人笑呵呵地露出雪白的门牙。哥哥叫莫量，画广告画为生，弟弟彼得是小学教员。年纪都不小了，却打光棍，但不时和俏丽的黑妞结伴出游，标准的单身贵族。

十五号则人品复杂，莎拉据说是个什么咨询公司的顾问，平日不大出门，其他还住着一对夫妇，另有个加大学生。

五月中，牌子拔掉了，这表示过户手续已完成。然而几天过去了，却不见有人搬迁。我不禁暗自纳闷。有天见到莫理在门口割草，乘马连喘口气的党儿，我过来问起。

[这一夥人可难缠哪！]他难得地停下嚼着的口香糖，睁圆了弹珠似的一对黑眼说：[尤其是莎拉这个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几十年的恐共病作祟，我当场吃了一惊，双手先护住肚子。

莫量赶紧吐掉口香糖，忙不迭地道歉：[对不起，马太太，瞧我把你吓的！我是说，她像个共产党员。]

原来莎拉是六址年代在加大反越战搞学运出身的，参加过静坐示威，轰轰烈烈过来的。七十年代战争结束了，

有些人转而把工产党那套社会主义，开始在柏克莱实验起来了。房租管制则不然——尤其是柏克莱这种举世无双的严厉限制我现在买了房子，明白这样的管制太伤房地产价格了，像你我这种中产阶级都成为受害者。莎拉就是客制运动的活动家之一，激进的很，彼得因此给她取了个[共产党员]的外号。]

一席话令我对柏城的房租管制张开了眼睛。过两天，俊雄出门发动不了汽车，老邮差过来帮我们检视，谈起来时才知个中厉害。

原来我们沾沾自喜以为物美价廉的房子，只适合自己住。相比邻近的城市，柏城的房子增值率很低，示来也要价廉物美才有出售的希望。[这一切都拜民主之赐。]老邮差的语气，讽刺诙谐兼而有之。[我们继续民主下去，总有一天柏克莱将一无所有，只剩下民主……还有衰败！]

据说本市十二万人口不到，加大学生占三万，只要住满一年便有投票权，占投票人口之半。年轻人富有理想，一切均富或有益穷人的议案都拥护。他们的选票是激进派政客上任的筹码。然而学生只是过客，市政长远的影响不在他们考虑之内。他们切身的利益是廉价房租，因此立法把它压得很低，几年下来已到了房东无利可图的地步。房

东无法再投资，结果公寓破旧颓败，甚至有行无市，连带着其他房地产也跌价了。房地产一蹶不振，影响了市政税收，建设和市容自是日趋败坏。

老邮差指出：[到头来，学生反而成了受害人，他们在市内很难租到房子了。]

诚然，学生寒暑假要离校，无法固守一间公寓，结果这些廉价公寓慢慢就给一些上班族占据了。每逢开学，许多学生反而被迫住到临近的城市，交通又远房租又贵。

[只要真正民主，一切还是有希望的。]俊雄安慰老人也兼安慰自己地表示：[只要有产者联合起来，但可以通过选举来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嘛！]

[我看不到希望。]老人花白的脑袋博浪鼓般摇个不歇。[房租贱也吸引了一些游手好闲者的——不见街上仅是些奇装异服或破烂烂的准乞丐吗？这些人握有选票哪！他们都是民主党的铁杆票源，我们屋主都投共和党也寡不敌众。长此下去，柏克莱不沦为贫民窟才怪！]

向来是理想主义的俊雄，一时也为之语塞。

这以后，我原先拥有房子的满足感，如同赤日下的糖块，逐渐溶化消蚀了。

我甚至喷怪起丈夫：[我闪的房子买错了地方啦！]

[算了，有间房子住就不错，反正过两年我们就回台湾了。]俊雄安慰我：[柏克莱还有闻名世界的加州大学，总是人文荟萃之地嘛！在这儿生个孩子也值得纪念。]

说的也是，我就安心等着生产。同时也盼着对屋新的女主人出现，养孩子有个伴。

过了一个月吧，大白天忽然听到对街一连串[砰砰砰]，敲门声震天价响。我和好几个邻居主妇都探身张望。

[开门！警察来了！开门！]

大概按铃不应，一名身高马大的警察正狠力敲打着门。他身后不远的台阶上、站着仍是同一身格子衬衫和牛仔褲的新屋主。

警察敲了一阵子，见窗帘低垂，室内杳无动静，回头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了。之后，他掏出一张纸，用透明胶贴上大门。然后和屋主嘀咕了两句，管自开车走了。

屋主回身慢慢步下台阶，左顾右望，脸色是委屈和愤怒兼而有之。

[哈罗，你们知道莎拉·丘吉尔小姐在家不在？]

他问我们这些怀着好奇和探秘心图扰过来的邻居。

大家面面相觑，不置一言，等于是默认地闭门不出的事实。

[我叫贝恩。贝恩??哈利，做木匠的。]他很诚恳地表示：[我们一家迫不及待地要搬来和你们做邻居。你们知道，我太太快要生了。我们买下了这房子，已开始每月抵押贷款的本息，搬不过来还得每天付房租，负担很重啊!]

[你买房以前，]老邮差问他：[没说好房客到时要搬吗?]

[经纪说了，房主早在四个月前已通知房客出售的决定了。]老实的木匠这时折起板刷眉，长叹一声说：[谁做梦会想到，天下还有房子卖……了，房客竟赖着不走的道理啊!]

[据我所知，这栋房子出租了十年，始终要不回来。]老人悄声说：[市政府是左派当家，房租管理科的人和房客一鼻孔出气，这事恐怕……]

[噯! ]哈利自认倒楣说：[我后来才知道不妙，赶快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诉。现在请警察亲自来交[迁出通知]书，却没人出来接……假如刀子有什么搬运困难，我很愿意帮忙。麻烦诸位了，这是我的电话，见到刀子请她来个电话，有什么要求，我们呆以商量嘛!]

众人记下他的电话，但看脸色，显然都爱莫能助。

次日，学生搬出两双箱子和大包书，开着一辆德国老

乌龟车走了。事后听说，他大考完了，回家过暑假。那张[迁出通告]始终粘在门上。

哈利可能想造成事实，驾着一辆破旧的货车，开始来割草地了。避免打照面，莎拉和另一对夫妇改道走后门。这一来，哈利索性搭起脚手架，开始油漆房子了。没两天，警察便来警告他，房租管理科指控他[妨害家庭生活和隐私权]，再不走要拘捕他了。

[什么话！]哈利气得高声叫嚷起来。[到底是谁妨害谁啦？]

然而当着表情木然的警察，他只得悻悻然跳进货车走了。那脚手架从上留在屋角，作为新主人几度挣扎，锲而不舍的标记。

过两天，那对房客夫妇到底搬卹去了。我盼着莎拉也快搬走，但夜夜灯光明亮，只是她白天更少露脸而已。

个把月后的一天傍晚，哈利又出现在草坪上。他声嘶力竭地叫嚷着，引得左邻右舍都探头盯望。

[莎拉？丘吉尔，你有种的就出来！大家评评量！出来呀！你这母……]

他对着紧闭的大门挥舞着拳头，口中骂声不绝。一头浓密的褐发根根翘起，不知被他的大手撕扯过几道了。

[你霸占我们的房子，害我们交不出房租，被房东赶出来了！我们现在流落街头了，你良心何在，啊？]

邻居远远望着，彼此默默地摇着头。知道帮不上忙，也没人上前相劝。

哈利还跑上前廊，奋力槌打房门。全无反应后，他改用脚踢，甚至拿头撞，均无济于事。于是他气得跌坐在前廊地板上，号啕大哭起来。一个大男人哭得满脸的鼻涕泪水，像个客观存在尽冤屈的小孩子。等泪水干了，他又开始对着大门拳打脚踢起来。

不久，警察和记者出现了。哈利不同分说地被押入警车而去。

那晚，我们在电视的夜间新闻中见到了记者访问莎拉。

[房子卖了，你为什么不搬呢？]

[房东卖房子曾通知我，但并未得到我同意；我敢尚未找到房租相当的地方。]她答得理直气壮，鹰钩鼻尤其挺得老高，足可挂住油瓶。[我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市政府的房租管制法。]

[但是无论如何，]记者换个角度问她，[哈利先生付钱买了这栋房子，这就是他的房子，不是吗？]

[这虽是他的房子，却是我的‘家’！]

她强调[家]字，语气缓慢严肃，仿佛神圣无比。说完，嘴角拱起，似笑非笑样。

记者挨记闷棍似地不自觉地朝天翻了个白眼。大概访问不下去了，镜头从此剪断。

[这是什么法律！]

我气得关掉电视。想到那位和我一样大腹便便的女人，有屋归不得，却拖着女儿流落街头，真不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美国。

[这诚然是恶法，民主政治的一种‘异化’，但敢不能以偏概全嘛！]

俊雄虽然台自辩解，到底也承认美国民主并非完美无缺。

最想不到的是，我在医院生下儿子的当晚，晚间电视里，头条新闻竟是哈利！

三个月不见，我快不认识他了。他双手反铐，被两个警察左右挟持着走，对记者们的麦克风视若无睹，眼神涣散，神色茫然，似乎不知自己干了什么。瞧他衣裳褴褛，满头乱发长短不齐地披散着，胡子生出草丛，脸形扭曲成刀形，不知在街上游荡了多久。



[她毁了我的家！]他翻来覆去的只是这句话。

据报导，他守候在莎拉经过的街上，以身拦路并动手打了她。她刻在医院验伤，拒绝记者采访。

[哈利太太几月来住在救济收容所，今晨被送进医院等候生产，]记者报导，[女儿因缺人照料，已被亲戚带去外州。据分析，哈利有可能是遭受家庭分崩离散的刺激才走向暴力，检察官将等候心理医生的鉴定，再作起诉。若心理不正常的假设不成立，则拦路行凶的罪名一旦构成，可能判五年到十年的徒刑。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一直是美国人的梦想，哈利的美国梦如此终结着实令人惋惜。]

俊雄下班来年婴儿时，听哈利梦碎的悲剧也愤愤不平，更有一份兔死狐悲的哀戚。可怜他初为人父的一团喜悦，转眼消去一半。

[你们的房子也卖在柏克莱吗？]邻床的产妇颇同情我们。[该怪你们的经纪人！]

俊雄只有苦笑的份。

[等娃娃周岁了，]我告诉丈夫，[我们一定要搬离柏克莱。我宁可住回台湾去！]

[是是。]他也不胜感伤。[没想到柏克莱会变居这个样子。]

我抱着孩子回家时，发现十五号门口停着两部残破生锈的汽车，屋内传出热门音乐，像在开什么庆祝会。到了晚上，灯光通明，不时传出怪叫喧闹之声。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俊雄，[哪来的一夥人……]

正说着，又听到街上的有人呐喊。俊雄起床去查看，等一下回来说：[莫理出面抗议了。]

幸亏他出来干预，才换来下半夜的宁静。

次日中午，我瞥见莫理要上街，赶紧出来喊住他，并向他道谢。

[应该做的嘛！]他笑呵呵地向我道贺：[马太太，恭喜你生了儿子！]

[谢谢你。]我赶紧打听：[十五号是怎么回事呢？]

[哼，莎拉真可恶！]提起她，莫理一口白牙登时咬得嘎嘎响。[她搬是搬了，却把钥匙交给了一样无住屋的流浪汉！]

原来柏克莱有法律，一栋房子若无人居住达一个月，首先住进来的，便永远赶他不走。这些人显然利用屋主身陷囹圄，有意先下手为强了。

[你们以后听到吵闹，]莫理建议，[可以召警取缔。我们合力把他们赶走！]

身为外国客，我和俊雄不敢招惹是非，只昨尽量隐忍。到十五号敲门抗议也只能安静片刻，过后照吵不误。都是一些游手好闲者，白天没事睡大觉，夜里却精神抖擞，于是狂欢叫嚣，扰人清眠。莫理咬定他们中有人吸毒，据说在他家后院常闻到一股气味。忍受不了时，老邮差也叫过警察，但也治标不治本。最叫人叹气的听见这些人反复唱[国际歌]中的一句：[我们一无所有，失去的只是枷锁！]

有一天，他们竟然关夜在后院放炮竹，哔哔叭叭响个没完没了。我儿子被吓醒了，啼哭个不停，牛奶和糖水都哄不住。

[美国不能随便放鞭炮的，]我气得忍不住怂勇丈夫，[叫警察！]

就在俊雄拨电话时，忽然屋外响起枪声，一连好几发。

我们躲在黑暗中，等枪声寂静时悄悄拉开了客厅的一角空帘。史见昏黄的路灯下，莫理抱着一把自动步枪僵立于路当中，背朝我们，肩膀一耸耸地显然正喘气不已。十五号房子的窗玻璃打穿了几个洞，碎裂成一张蛛网。窗内灯影摇曳，混着叫嚷之声已乱成一片。

我们正不知所措时，远远响起了凄厉得摧人心肝的警笛。一眨眼之间，闪光灯和警车疾驰而至。莫理被缴了械，

很快就被押上了车。自始至终，没听他哼过一声。

这枪声也警醒了俊雄的美国梦。不久，台北来了聘书。等不及儿子满月，我们赶紧在门口竖起了吉屋廉让的牌子。

（一九八九）

## 莽夫的告白

你是香港人，好极了，我宁可和医生谈，也不要和检察官白费唇舌。

我当然知道我是谁，我杨炜又没发疯！你看看档案就知道，我是台湾中曲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成功大学的准博士——要不是结婚，我早拿到学位了。我读很多书，而且无师自通成为画家，现在是桑维尔市方圆三十英里内最好的画家。起友也是最好之一，这可不是盖的，两个老美买过我的画了。

画好多年了，从八十年代美国景气亮起红灯，我丢掉工作后，就开始逛画廊，自己学着画起来了。

那可数不清一共画了多少画，不过我家里挂满了，楼上楼下每个房间的墙上，包括厕所和地下室都有，你去看一眼就晓得了。我的这就是一座画廊！好多中国人都这么说。

你这种问法，莫非认为我靠太太养家？没有的事！我在哪里都是当家作主的人。表面上好像是雅梅在难持家用，她天天教钢琴有现金收入嘛，不过我们的房子是我用现金买的。雅梅总是抱怨，说我把台湾带来的钱举花光了。

女人就是没眼光，这栋房子虽然又旧又老，但是风水好呀！它坐落山坡中段，两旁的山势走向有如龙蟠虎踞；从客厅望出去，小镇和山谷的风光尽收眼底。这种风景呀，不是我自己吹牛，有人赞美是[价值百万的景观]哪！

刚开始她只是嫌房子老旧，后来竟是越来越讨厌它了。其实房子旧怕什么？美国人流行自己动手，我又是学理工出身的，可以自己修嘛。不但水电自己来，就是木工和油漆什么的，也是我领导家人一起做，绝对是[小钱办大事]。美国人相信[省一分就是赚一分]，我就是身体力行的一位。

你知道，老房子很难说什么时候算修好了。主要是，雅梅对房子有偏见。记得修好没多久，发生了旧金山地震。在电视上看到高架公路像蛋糕似地断成一块块，她吓坏了，直吵着要搬家。其实地震怕什么，把地基加固就是了。

当然，都是我自己打水泥、加钢条……，前前后后做了三年，才算大功告成。

[专家验收？]那都是官僚形式，我一个工科准博士，哪吃这一套！房子是我的，我爱怎么修就怎么修，谁吃饱了撑着难受跑来管闲事呀？只有雅梅干这种蠢事。

女人嘛，婆婆妈妈的，对丈夫的事业判断毫无信心，

不时念叨着这样不安全，那样不安全，实在打扰了我的绘画灵感。有一回我为了耳根清净，不得不动手修理她。

以前我也有脾气失控的时候，但那一次她受到女权主义者的煽动，居然跟到医院验伤，并且威胁要离婚。

五年前的事。

她找过律师，但没有正式提出来，因为我向她道歉了，也让女儿下跪求情。别看我脾气不好，每次发作过后，我都会赔礼道歉的。

两人女儿。老大嫁到芝加哥，老二去年到纽约州大念书去了。我现在才发现，在美国养孩子没意思，辛辛苦苦地培养她们，等翅膀一硬，全都飞得远过错的，把父母给遗弃了。要是女儿在身边，做妈妈的也不会跑回台湾去了。

是的，这几年她一直有回台湾的意思，但我反而越来越舍不得美国生活了。

不是喜不喜欢台湾的问题，台湾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治安败坏，环境脏乱；别说抢劫和绑架了，就是普通人过条马路都可能被车子撞死，甚至被掉下来的飞机砸死……和这里订经，台湾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地狱！当然这种话只能在美国讲讲，也不能当着你们香港人说说，要在台湾这么说了，很可能叫那些台湾人打死呢！

没有，我们移民时台湾治安还很好；我是去年返台找雅梅才发现台湾变了个样。当在移民主要是为了两个女儿的读书问题，那时老大没考上明星中学，怕她进不了大学。原先只打算让雅梅在美国陪女儿读书，我两边跑当[太空人]，没想到一住就是十三年，现在让我回台湾住可真不习惯了。

她是台湾人，父亲福建籍，母亲泰雅族，所以取名叫[雅梅]。我生在山东，但长在台湾。我们结婚时，她娘家一度反对，生怕我会把刀子拐骗去大陆呢。

我看刀子也不是喜欢台湾超过美国，而是去年在台湾被[洗脑]了，跟着人云亦云，高唱台湾人的[责任感]和[乡土意识]这类玩意儿。最可怕的是台湾出了一帮女权主义者，氢良家妇女都教坏了，竟敢上街喊什么[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这样下去，台湾还能不乱吗？

雅梅有没有参加妇运，我不知道，但她确实加入一个佛教团体，打神七，办什么[净化人心]的座谈会，甚至上街当乞丐似地向路人化缘……总之，人全变了。

具体事实嘛……太多了，譬如好端端的女人跟着鸚鵡学舌，说起话来一套套的名词，像[男性沙猪]、[弱势族群]等等，例子多极了！以前，雅梅非常温婉和顺，丈夫



和儿女就是她全部的天地；骂她几句，只会背着人默默流泪，从来不吭一声。台湾回来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我说话她会顶嘴、反驳，简直是泼妇！

那还有不吵架的道理？都是她逞强霸道，把我惹毛了才动手的。

在台湾不会吵，我为了把她弄回来，龟孙子似地对她低声下气还来不及呢！

她不得不回来，因为我在台湾小报上到处刊登[警告逃妻]的启事，再不回来就有法律问题了。其实我那则启事，不过是威胁的手段而已，谁知她回来后就抓住不放，竟然无理就要求离婚。哼，想来把台湾的那一套搬到美国，搬进我家来呀？没门！

我说[无理]还是客气，其实是荒唐！她要离婚的理由，竟是因为刀子不想住美国，而要回台湾为族群效劳去。想当我们在教堂结婚，牧师问过彼此，都说要生死与共的，哪能这么随便就分手？中国人讲[嫁鸡随鸡]嘛！我说刀子是中了妇运的毒，刀子还要强辩……不是被逼急了，我会失手把老婆打到手腕脱臼吗？你去查查我过去的确良经历，几曾和老师、同学或者同事打过架？别说是打架，连吵嘴都难得呢！

不错，我在警察面前签了悔过和保证书，事后也想找心理医生谈谈，但是事情一忙，就给耽误了。

对，对，[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很愿意和你谈，也希望你能了角我的痛苦。堂堂男子汉，为欧妻而下牢，也是很痛苦的事呀！我们男对男，你应该帮帮我才是。

恨女人？你问得太荒唐了！我到今天，到这一刻坐在牢里，还都爱着雅梅。我对她是[一见钟情]，真的。那年夏天我参加校友会的旅行，在南投的庐山温泉过夜。南投是她的家乡，她正陪同一批地质学家来山里考察，也住同一个旅馆。我见到她就一头栽进爱河了；真的，除了雅梅，我没爱过或正眼瞧过别的女人。

歧视女人？怎么会……，不过有些人被歧视也是其来有自，譬如美国黑人为什么一直翻不了身？次等民族嘛！

是，我一直相信人是天生不平等的。有些人[天纵英明]是领导级精英，有些人只好被人领导。[人生而平等]是美好的理想，但也仅止于理想而已。

雅梅是女人，像众多女人一样，也需要指导的。不错，她有音乐和舞蹈天才，身上流着泰雅族的血液嘛！她是音乐系的高材生，钢琴弹得好，教琴也有一手，我闪镇上的人都把孩子送来学习，学生一度高达三十位之多。然而雅

梅的毛病也多。她们泰族人生性浪漫又散漫，得过且过且过，譬如用钱就很随便，不懂储蓄和积谷防饥的道理。

结婚以来，都是我在理财。她不懂钱，也没兴趣管钱，教琴的收入一直归我管，从来一切都是顺顺当当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她胡闹着离婚不打紧，还要求保管自己的收入，这是什么意思嘛！最可恨的是，她居然提出来，说我们的房子变卖平分掉！

怎么能卖呢？她明知道是我的命根子，我一个人投进了十几年的心血，包括我的艺术创作；它是我在美国的安乐窝和养老地嘛！何况我早和她摆明了，我和这栋房子是[共存亡]的关系。

嘿嘿，我的意思是：我没打算将来曾走出去，干脆从房子里被抬出去算了。

喂，法律上[共有财产]云云，这一套我全懂。可是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讲究[情理法]，那[法]可是退居末位的，笨蛋才整天搬弄法律名词！

喔，我打人我负责，没话可说的。她脑震荡，脊髓受伤可能躺一辈子，没问题，我会照顾她一辈子。我把那房子修得舒适又坚固，比任何疗养院都好，她可以无憾了。

我没什么好忏悔的，我敢作敢当，不怕任何代价；雅

梅应该知道，我年轻时就是这个脾气。当年她父母反对我们谈恋爱，我就带着雅梅远走高飞，回南投山上住去。等她有孕了，嘿，反对有啥用？我父母倒是主张带她去坠胎的，但是我坚持结婚。我放弃博士考而去工作，那学位就是我付出的代价。

我可能坐一辈子牢……，有这么严重吗？

我一定要找律师上诉！你听着，我敢作敢当，不怕任何代价！

（一九九八年）

## 清水婶回家

林清水去世两年了，妻子一个人守着集集的老家，日子过得踏实自在。

清水婶今年七十，身子清瘦挺直，腿脚步十分俐落，白发在脑后挽个髻，衫裤整洁，走在街上显得精神奕奕。她性情随和，笑口常开，笑起来嗓门清朗高亢，可以赛过年轻姑娘，邻里都说[闻声不老]。一生种惯了地，老来巧手闲不住，早晚把庭院的盆栽收拾得花团锦簇，不但左邻右舍夸奖，过往行人也要驻足观赏。响应镇长[美化集集]的号召，清水婶没事就把盆栽分株分苗，和四方爱花的人结缘，也赢得乐善好施的美名。

每个月，两个儿子总有一位会从台北回来探望她，和妈妈吃顿饭，聊上一晚，第二天再走。逢年过节就更热闹了，儿媳和孙子都回来，四个房间全住满了人，声气相闻，笑语不断，老人家半夜睡醒了都感恩得合掌念上几声阿弥陀佛。

家人团聚是清水婶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不但会事先准备，到时还要使出炒煮竹筍的看家本领，诸如油焖绿竹笋、烤肉麻竹笋、炒三丝、酸笋汤……，洋洋洒洒，荤素俱全

地搬上十几道菜，吃得儿孙两代个个要捧着肚子才不得了桌。有一回，老大振明埋头猛吃素炒槟榔心，差一点把舌根也天下去呢！

这种时刻，老妈坐在一旁微笑，不必下着肚子就饱鼓鼓的了。

想想这一生，她最快活的事就是让家人吃饱吃好。犹记得[二二八事变]那年嫁到林家，发现食指繁多，难为无米之炊后，立即带着小姑在后院的山坡地种蕃薯，不但自家粮菜不缺，还能摘些蕃薯到二水车站摆摊，换一两斤菜油回家。邻人固是夸赞效法，公婆更是疼惜，视为[金不换]的好媳妇。她擅长烹都大锅菜，公婆在世时，林家三代十几口人回来团聚，全靠她张罗伙食，每顿饭都让大家吃到打饱嗝为止。

小姑回娘家莫不心服口服：[嫂嫂主厨，我们甘愿打下手！]

邻居都说：[人人都学清水婶这样能工巧匠做肯做，老来必有福报！]

林姓是集集的大姓，街坊不是远亲就是近邻。许多邻居是三、四十年的交情，随时串门，走动得比亲戚还热络。林清水撒手西归后，大家特别照顾未亡人，不时嘘寒问暖

的。太照顾了，甚至给清水婶惹来一场麻烦。

三月里，振明搭火车来看妈妈。南投春来早，集集到埔里的樱花陆续开放，游客从四面八方蜂涌而入。振明买不到集集北上的回程票老妈陪他去巴士站，等车时碰到路过的邻居阿火叔，他是振明父亲生前的拜把兄弟。

[振明呀！]阿火叔问他，[今天礼拜六，士嘛急着回台北呀？]

[噢，明天一早有点事，所以……。]振明有点惭愧，尾音不禁含糊起来。

[好久不见振义了，当博士还是那么忙吗？]

[是呀！]憨厚的振明连忙为弟弟辩解，[他们研究所的任务重，有时赶指标，更是忙得无日无夜的。下一个周休二日，他会回来的。]

[唔，你妈是苦尽甘来，很有福报的人，两个儿子都出人头地，也很教顺。嗯，林振义还留学美国，为我们集集人争光呢！]

振明唯唯喏喏谦让着，不料老人家话锋一转，兜头一句：[对了，你们在台北享福，怎么没想到把老妈接过去住呢？]

振明当场楞住了，一时答不上话来。

老妈赶紧解围：[他们表示过了，是我自己喜欢老这，不要住台北啦！]

阿火叔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清水嫂，我们都是风烛残年，一切不比从前了！他们兄弟俩又不缺你一个房间，还这么每个月南北奔波，就不嫌浪费时间吗？]

振明不但反驳，频频颌首称是。等阿火叔一转身，他神色立即凝重起来。

[妈，你再一个人住在乡下，我们都要背负不孝的罪名了！]

[我在老家过得很好嘛！集集和埔里一带最是山明水秀，全台湾的人都想到这里养老，我怎么反而要去台北住呢？]

[妈一个人住，我们总是不放心的。]

[不放心的话，可以天天打电话来呀！]

不管老妈怎么辩解和安抚，上车前独生子的眉头一直舒展不开。

那天夜里，她刚睡着就被一通电话吵醒。

[妈，我和玉屏都说好了，下礼拜六就下来给你搬家！]

看着儿子长到四十八岁，就数这一次说话最霸道了。两个儿子，振明最温顺也最体贴父母的，早早就放弃正



规大学，为的是早日工作来帮助养家。老妈和他最有话说，家里有事也都找他商量拿主意。了稳重但随和，却不料这回竟然出奇地坚持。

也罢，清水婢决定，人老了就该退让，也是儿子当家作主的时候了。

儿子是剑及履及，下个周末果然开了车子，亲自下来把老妈接到台北住了。

过两天，振义和媳妇莉莉联袂来看老人家，并且热情地邀请老人去住。

老妈答应了：[好，我先在大哥家住住，等习惯了台北的生活，下个月再到你们南港去住吧！]

对于清水婢，台北的生活是新鲜、繁华兼变化多端。变化尤其快速，比起二十多年前陪振义来读大学，现在的台北简直不认识了，触目皆是高楼大厦，高得让老人家抬头望得脖子酸，一口气差些喘不过来。

只有吵闹依旧，车声和人声成了空气的一部分，日夜存在。老大的公寓在这义路巷内，邻近通化街，那通化夜市熙来攘往，人声鼎沸，比白天还热闹。仅管公寓的楼层高，市声听来有些遥远，究竟令人耳根难以清静。头几天，她夜里要醒来几次，想起集集夜晚的静谧，着实怀念不已。

然而最不习惯的是邻居间不相往来。这层楼有三户人家，其中两户相邻八九年了，彼此没串过门；后来的一家，姓什么都没人知道。电梯里碰到，顶多招呼一声，再没第二句话；陌生的甚至正眼都不瞧一下。

如果在集集，一条街走过去，会一路招呼到底，不时还歇脚聊上两句，因此谁家有事，人人知晓。她想，如果都像集集那样知己知彼，陈进兴之流的匪徒也窝藏不住，现在的住户也不必早晚都要亲自送小孩上学，辛苦极了。

因为独生子和媳妇都上班，大孙子在高雄读医，孙女念东海大学，孩子都住校，白天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守着空屋，相当寂寞。她也试着上街，但出门几步就是闹街，大小汽车吵嚷而过，摩托车多到摩肩接踵；计程车更是争分夺秒，见缝就钻，老人走偏一步就呆能迎面撞上。有时斜刺城会杀出一辆车子，那种千钧一发的惊险，当场就让老人吓出一身冷汗。她想走访年轻时耳熟的西门町，但路名不熟，公车方向弄错，半天转不回来，试了一回就放弃。上街提心吊胆，她宁可蹲在屋里看电视；看累了就打盹，醒了转台继续看。

她觉得自己手脚俐落，还可以做饭，却常常做了半天没人吃。振明在台大医院工作，为了赚儿女的学费，经常

加班；玉屏在餐厅当会计，伙食免费，她经常是用过晚餐回家，还顺便给婆婆捎个饭盒回来。

[台北女人很少做三餐了，]玉屏告诉婆婆，[就连超市都卖熟菜，买回来吃又好又省事，妈就省点力气吧！]

老人实在看不上这种不是炒就是炸的餐馆食品，但是晚辈孝顺，她不忍心挑剔，也就不坚持自己开锅了。但是成天在家坐着，四肢不动，又没有人讲话，住几天就感到苦闷得很。

她想念小孙子，终于熬到半个月后，老二来接她去南港住了。

[妈，莉莉不上班，可以在家陪你，你白天不会寂寞了。]

振义读到博士，果真有学问，一句话就说到妈妈心坎里了。老人家，不就欢喜有个伴吗？来了更发现儿子住的是高级公寓，四房两厅，装潢得美仑美焕，这样好的家如果也像老大那样，白天让铁将军把门，简直是暴殄天物。老妈看到北极熊般雪白的皮沙发，坐上去软绵绵的，想着有媳妇作伴，整天不出门也罢。

美中不足的是，婆媳间有一点语言障碍。莉莉生长在美国，结婚后才学国语，迄今还说得相当别扭。清水婶讲

惯了台语，但听得懂不少国语，彼此勉强能沟通，畅所欲言却办不到。早听说莉莉念了硕士学位，那也是有学问的人，婆婆不免自卑，轻易也不敢开口，两人间的话题竟是越来越少。

莉莉虽然不上班，上午常去大学听课，有时匆匆赶回来陪老人嚼中饭，倒叫人过意不去。家里生活高度电气化了，连清洁工作都委托一位钟点女佣做。莉莉闲着不是看报就读书，手中永远没有空闲的时刻。老太太想看电视，又怕吵到别人，只好枯坐沙发上打哈欠。

媳妇到底细心，没两天电器行就送来一台十八寸的电视机。安放在老妈卧房里。因此，老太太又恢复了看电视打盹的日子，只不过现在是安坐在自己房间里而已。

她最盼望的是孙子彼德放学回家的时刻。彼德生在美国，回台湾读小学才开始学国语，如今读国中一年级，国语讲得比他妈妈纯正多了。阿嬷的台语，对彼德有如[鸭子听雷]。好在孩子学得快，加上比手划脚，祖孙两人倒很能沟通。

没多久，彼德也能讲一点台语了。老人欢喜之至，在晚餐桌上直夸孙子聪明。

[振义，这孩子像你，学什么都快！]

振义对儿子也很满意：[他现在是国语和英语讲得一样好了。]

第二天，彼德的妈妈却和婆婆商量说：[妈，学校的老师说，彼德的英语全班第一，但是国语成绩不怎么样，我在想是否找个人来给他补习。]

[还补习什么呀？]老妈很惊讶。[他讲得很好嘛！比你、我都好！]

[就是呀！]媳妇顺水推舟说，[我们国语讲得不好，他在家没机会练习，成绩可能[不进则退]呢。]

[不会啦！]婆婆安慰她，[小孩子学什么都快，彼德不但国语讲得好，将来台语也是一级棒，这种[双声带]在台湾最时兴啦！]

媳妇也同意：[是呀，现在的台湾孩子不会[双声带]怎么行？]

不义，清水婢发现孙子的课业繁重起来，下一步课一回家被他妈妈叫去写作业。妈妈亲自坐在一旁督促，母子俩讲的全是老人听不懂的餐国话。

有一天，媳妇在餐桌上披露一则喜讯。

[彼德的英语在全校考第一了！]

[真的啊！]老人很高兴。[真是一代比一代强，他爸

爸念初中时，英语还补考过呢！]

彼德很惊讶：[哇！爸爸补考过英语！]

[不过，]清水婢接着说：[你爸爸很用功，后来英语比赛还得奖状呢！]

莉莉乘机鼓励儿子：[彼德以后参加英语比赛，也要得奖状才好。]

这以后，母子俩继续讲英语，彼德在家也总是忙得没空和老人讲话。

终于，老妈领会到媳妇的意思了。彼德的[双声带]指的是国语和英语，台语必须靠边站才行。这个醒悟让人错愕、失望、简直是沮丧。她想不通，台语这么好听，住在台湾怎能不会讲台语呢？不会台语还算台湾人吗？

可以肯家的是，媳妇不会说，儿子没空教，那么老人非挺身而出不可。

有一天，她决定在晚餐桌上提出。然而等孩子放学回家，看到他背负着沉甸甸的书包，匆匆向祖母招呼一声后，就被他妈妈押到房间做功课，一幅小犯人模样，老人家顿时心软下来。他爸爸这个年纪，放下书包不是捕蝉捉雀，就是竞打弹珠，哪像彼德这样全被剥夺了玩耍的时间，若再让他练习台语，岂不是一身兼学三种语言，这负担太沉

重了！

她爱孙子，当即打了退堂鼓。

不但和孙子说不上话，连儿子也缺少沟通机会。振义在美国留学、结婚，生活相当美国化，早上出门和妻子吻别，晚上回家又是一番拥抱，老人家一旁看着自觉碍眼，总想走避的好。夫妻俩不见面就得通电话，经常是振义打回家。偶而碰到老妈接机，他会问候几句，然后打妻子说话。媳妇接机必是有说有笑，夹杂着英语，然后拿着耳机边说走向卧房，还随手关上门来。老人环视一眼美丽精致的客厅，大门是等闲不开，如今媳妇又关上一扇房门，如此门禁重重，站在厅中竟有被隔离而置身孤岛的感觉。

这时想起老家那只有四把木椅的客厅，大门永远当街敞开着，左邻右舍经过时莫不探头招呼一声。她怎么也没料到，住到儿子家里来了，一切反而陌生起来。

有一天，又接到振义电话。

[莉莉呢？他在忙什么？]

老妈有些奇怪：[你敢是忘了？今天上午她去政大听课嘛！]

[哦，那我下午再打。]振义随即收线。

老妈愣了一回儿，直到耳壳受不了机哭断线的杂音

后，才快快放下耳机。然后她坐在沙发上，脑子一片空白，不想什么，也不要想什么。

这以后，清水婶就常这么静静坐着，不爱说话，有问才有答；有时也答非所问。她目光涣散，对事物兴趣缺缺，食欲更差，总不觉饥饿。一向躺下就能睡着的人，开始抱怨失眠；白天又会端着碗瞌睡连连，更加没有胃口了。

振义夫妇发现老人的异状后，立即给大哥电话。振明以为是南港的高级住区太寂静了，老人怀念车水马龙的街景，于是过来把妈妈接回家住。

然而，清水婶的情况并无改善，每天的神情还是病厌厌，快瘦成皮包骨了。振明不敢在周末加工厂班了，关自在家侍候母亲。他开车带妈妈上阳明山兜风，敢去华纳影城看流行电影[铁达尼号]。然而老人对美好的风景视若无睹，而铁达尼号沉船时，惊心动魄的声光中她竟沉沉静入睡。

婆婆莫非生病了？于是玉屏请假遑婆婆去医院。看了几趟内科后，接受医生建议，去做全身检查。结果是，除了本来有的一点小乞求病后，并无新发现。

医生表示：‘以她这个年纪，算是相录健康了。如果不放心，不妨去挂个精神科看看。’]



母亲需要看精神科医师？

振明长年守在医院里，光怪陆离的疾病早见怪不怪了，即使如此，他也挣扎了好一阵，才能接受这个念头。

[好吧！要看就找我们台大医院最有名的张博士看去。]

慎重起见，他找同事先去关说，然后亲自陪老母去看医生。

张医生认真地诊视病人，并给老人做了一引起检试。等病人不在场时，他才透露自己的诊断。

[你母亲得的是忧郁症。老人的忧郁症有各种疗法，有时不必服药，改变一下生活习惯就有起色了。]

振义听说妈妈得了忧郁症，十分吃惊，直问哥哥：[我们怎么办？奇怪，老妈这把年纪了，又不缺吃穿……有什么好忧郁的呢？]

振明也百思得其解。他建议，兄弟俩找个机会，好好和老妈恳谈一番。

端午节到了，振明的儿女分别从台北和台中回来，家中顿时增添了许多笑语喧哗。老人家的脸如久雨乍晴，难得地绽出笑容，但往常的活泼健谈和朗朗笑声却似一去不复返。

读医的孙子问老人：[阿嬷，你不喜欢台北吗？]

[唔，喜欢……台北，什么都有。]

孙女盯着问：[阿嬷，那么你最喜欢台北的什么呢？]

老人支吾关天，到底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端午节中午，振义一家三口答应邀到大哥家过节。

事前，莉莉就说：[这么多人吃饭，让嫂嫂一个人做菜，我们会过意不去。在美国，我们都是一家带一样菜来，叫[撞锅运]，意思是碰到什么就吃什么，也很有意思。这样好吗？我去买烧鸡和熏鱼，到时你做两个青菜，烧一大锅汤就行了。]

不善烹饪的玉屏听了，正中下怀：[好，就听你的。我再现买粽子，包你们满意！]

清水婢也有过节的意思，无奈提不起精神打点。她叨念着陆艾草和香包，媳妇特地跑到南门市场去置辩。老人家坐在各厅里，看着媳妇进进出出地忙着，想帮忙却感到力不从心。多少年来，这是家人第一次吃不到她包的粽子。差堪安慰的是，外面买的粽子口味繁多，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

读大学的孙女儿递给老人家一个卤肉粽子。

[这是[义美]的粽子，跟阿嬷包的味道很相像，很好

吃喔！]

清水婶拿着粽子，却似心上压上一块石头。有现成的可买，两个媳妇理有理由不学习包粽子的手艺了，自己一个甲子锻炼成就的独门绝活眼看是欲传无人。想到这里，她叹了口气，望着手中的粽子，顿失尝试一口的欲望。

那天下午，媳妇和孙子们留在家中玩扑克牌。振明兄弟俩陪着妈妈去木栅观光茶园。假日上山的人多，许多汽车又违规停靠，以致车行慢如蜗步。后来的山上转了一圈，到处人满为患。兄弟俩好不容易找到停车位，下来要带老妈去喝茶，她却拒绝走动。

振义说：[妈下来走走吧，可以欣赏一下台北市的景观嘛！老人家长久坐着不动，也不利血液循环。我们进去喝杯茶，吃个点心再走。]

她摇头说：[我想回家。]

振义还要劝说，振明却不忍违逆，当即向弟弟使了个眼色，嘴里顺着老妈的意思说：[妈妈想回家，我们就回家吧！我来开车。]

路上，振义陪着老妈坐后座，和她东扯西拉地聊着。后来，他把话题引到她的疾病上。

[妈，医生都说你没病……你究竟哪里不舒服呢？]

全家人未敢向她透露，她患了忧郁症。

[唉，我也不明白。]她确实不知从何说起。[就是睡不好，总是头脑昏昏的，四肢无力。]

岂仅四肢无力，他连说话都是奄奄一息，如同病入膏肓似的。

[妈想去哪里玩玩吗？]儿子热心地建议：[要不要去中国大陆走走？]

老人意兴阑珊地表示：[我想回家。]

[是，我们现在就回家。]儿子有备而来，立即又抛出个新点子。[东南亚怎么样？有个泰国五日游，每个礼拜都出国。]

[我想回家。]

振义还要游说下去，正在开车的振明这时突然开口打岔。

[妈，你要回哪个家？会是集集的老家吗？]

老人的回诮如空谷回音，遥远却清晰：[是呀，集集的老家。]

身旁的儿子听了，不禁一愣。他对母亲侧目而视。果然提起了老家，她眼睛一亮，满脸皱纹登时舒展开来，苦巴巴的一张脸忽然光彩焕发，就像当年见到他捧回英语比

赛的奖状，那么欢喜满足。

[哥哥，我这博士算是白念了！]他惭愧兼自责，伸手猛敲起自己的额头来。[我怎么就忘了……当然是集集的老家，那是妈妈的要啊！]

这时汽车进入市中心，正值周末回城的尖峰时段。振明正视着前方，一边开车，一边安慰后座的老母，同时也激动得难掩哽咽之声。

[妈，我们就会送你回家。一定磅你回家。]

下个周末，他们兄弟俩联袂返乡，和左邻右舍沟通洽商，做了照顾老人的妥善安排。然后，他们才把老妈送回来。

兄弟俩又恢复转汉探亲的老八路，现在改为两周一回，比以往更勤了。

清水婶的病不药而愈，不但笑声爽朗如旧，身子似乎更硬朗了，常常主动到街坊串门去。住过三个月台北，她的话题丰富多彩，在老人圈子里更加风光了。

[你们知道吗？台北不适合老人居住，我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吃不好，睡不好……可是一回到集集，整个人就活过来啦！]

她还不知道，她在台北患的是老人忧郁症。

（一九九八年）

## 主编简介

马森（1932— ），当代戏剧家、小说家。生于山东省齐河县，1949 年随父亲来台湾。曾先后在济南、北平、淡水、宜兰等地就读中学。1950 年考入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1954 年毕业后在凤山、台南接受预备军官训练一年，被派住大甲中学任教。1957 年进师大国文研究所，两年后毕业，留校担任讲师。1961 年公费留法，在巴黎电影高级研究院（IDHEC）进修戏剧与电影。1963 年应墨西哥学院之邀，赶墨创办并主持中国文化与语言研究部。1972 年赴加拿大工业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社会学，于 1977 年获该校社会学博士学位。1977 年起，先后执教于加拿大阿尔白塔大学及维多利亚大学。1979 年应伦敦大学之聘赴英，执教于该校亚非学院。1981 年在伦敦大学及英国文化协会赞助下赴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三地考察戏剧一年。1983 年台湾创办艺术学院戏剧系，应聘返台任客座教授一年，遂又重新参与台湾的文学与戏剧活动。1987 年决定辞去伦敦大学教职，返台在成功大学担任中文系及中研所教授，并一度兼任《联合文学》总编辑。于 1998 年巡休后，继续执教于私立佛光大学文学研究所。马森除学术研究外，

亦从事戏剧与小说创作。著有戏剧与电影评论《马森戏剧论集》(1985)、《电影 中国梦》(1987)、《当代戏剧》(1991)、《东方戏剧?西方戏剧》(1992)、戏剧史《中国现代戏剧的两度西潮》(1991)、剧作《马森独幕剧集》(1978)、《脚角》(1987)、《我们都是金光党/美丽华酒女救风尘》(1997)、小说《生活在瓶中》(1978)、《孤绝》(1979)、《夜游》(1984)、《海鸥》(1984)、《巴黎的故事》(1987)、《M 的旅程》(1994)、寓言《北京的故事》(1984)、散文《墨西哥忆往》(1987)、《爱的学习》(1991)、随笔《大陆啊! 我的困惑》(1988)、文化评论《文化?社会?生活》(1986)、《东西看》(1986)、《中国民主政制的前途》(1988)、《茧式文化与此同时文化突破》(1990)、小说评论《灿烂的星空——现当代小说的主潮》(1997)等。



## 作者简介

陈若曦（1938— ），原名陈秀美，台湾台北县人。就学台大外系时参与创办《现代文学》，开始创作小说。1962 年出版英文小说集《招魂》，同年并负笈美国。1966 年偕夫投奔中国大陆，适逢文化革命，目睹清算和门争，亦曾下放劳动，身心备受惊恐。1973 年举家迁居香港，开始写作《尹县长》等一系列反映文革伤痕的长短篇小说。1974 年移民加拿大，任职银行业。1979 年应加州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之聘，迁居美国。年底台湾发生了[美丽事件]，毅然返台求见华人权协会主席，虽同情海峡两岸的政治异议人士，但秉持[不告洋状]的原则，拒绝到美国会作证。中共改革开放后，重访大陆。1985 年曾见胡耀邦，因质疑[一国两治]的可行性，事后应邀访问西藏以检验其[高度自治]性。两次赴藏，曾与十世班禅喇嘛坦率对谈，因而对西藏问题有较持平的见解。1989 年创办[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选为会长。1995 年返台定居，担任过中央大学的[驻校作家]和慈济医学院的兼任教授。

著有长篇小说《归》（1978）、《突围》（1983）、《远见》（1984）、《二胡》（1985）、《纸婚》（1986）；短篇小说集

《尹县长》(1976)、《老人》(1978)、《城里城外》(1981)、《贵州女人》(1989)、《走同细雨蒙蒙》(1993)、《王左的悲哀》(1995)、《女儿的家》(1998)；散文集《文革杂忆》(1979)、《生活随笔》(1981)、《无聊才读书》(1983)、《天然生出的花朵》(1987)、《草原行》(1988)、《西藏行》(青藏高原的诱惑)(1989)、《柏克莱传真》(1993)、《柏克莱邮简》(1993)、《城外传真》(1996)、《我们那一代台大人》(1996)、《慈济人间味》(1996)、《归去来》(1999)、《打造桃花源》(1999)等。